

年

卷

期

12

4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I No. 4 (147)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四七號)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第十二卷 第四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救國的第一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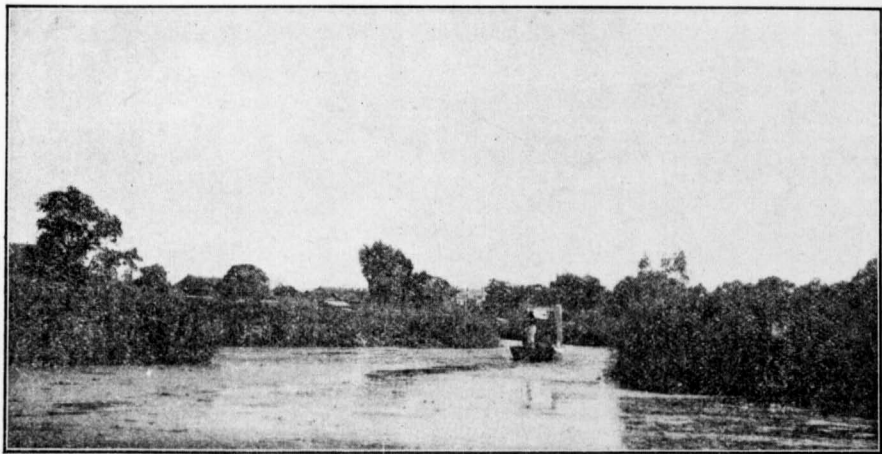
就是

積極的提倡國貨！

國勢凌夷，外患日逼，有見之士，咸以提倡國貨為救國要圖。本館創業之初，即以開發利源，改良國貨為職志。歷年以來，搜求本國原料，悉心製造，出品精良，久為各界所樂用。近復銳意求精，加工製造，以應社會之需求。種類繁備，品質兼優，比之舶來諸品，允無多讓。定價特別從廉，藉酬惠顧雅意。茲將各種出品，開列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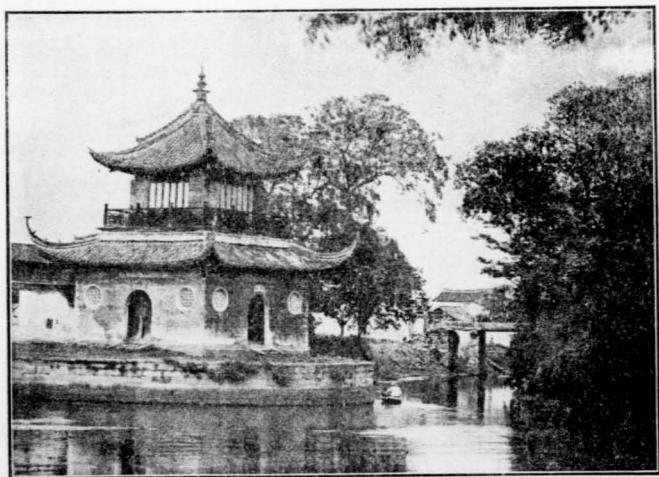
圖書雜誌	印刷機器
文房用品	裝切機器
西式文具	印刷油墨
理化器械	花邊鉛字
化學藥品	各種圖版
模型標本	幻燈影片
測繪器械	活動影片
音樂用品	各種徽章
運動用品	摺扇
教育玩具	女華打字機
	紳扇

商務印書館謹啟



關友聲君攝

明湖歸棹



吳益昌攝

嘉定
學宮
內魁
星閣

界世



幕銀



候望

Norma Talmadge 橋門湯媚



Wally Reid 華雷銳

明星隕矣繼者伊誰

Will Rogers 惟爾拉結
影界稱之為(拋繩之王)
然其長技不僅拋繩也





Leila Hyman 利勒滿

■ 芳年二九麗質天生 ■



Gertrude Olmstead 吉求蒂
Ben Hur 一片中一現色
相其藝已為衆人所傾倒





Charles Chaplin 卓別靈最近所攝 Chilkooot Pass 之一片

扮演一未發跡之礦主

苦愛

The Enchanted Cottage

唐仲陶譯

▲劇中人

▲扮演者

奧列夫

Richard Barthelme.

班甫頓

May McAvoy.

司毛烏夫人

Ida Waterman.

司毛烏

Afred Heckman.

埃提爾

Florence Short.

福漢

Marian Coakley.

喜格羅大佐

Holmes E. Herbert.

明納特夫人

Ethel Wright.

有一對少年男女。同站在英國的一位無名軍士的紀念碑前。男的心中想道。伊真是一個苦惱的人。伊的快樂機會。簡直和我所有的不差上下。這男子有這思想。是因為這個女子。生得很是瘦弱。背脊且有些彎曲。眼睛顏色蒼白。鼻頭絕無端整的形狀。無色澤的頭髮。隨便的梳向後面。襯着一張慘白無色的小面龐。很覺難看。伊既這樣醜陋。前途上。那能有多大的希望呢。這女子也暗自想道。他真是

J 5 一個苦惱的人。他的孤寂的生活。簡直是沒有止境的。這女

子的思想。却也不錯。這男子果然也是一個苦惱的人。面色十分慘白。痛苦的皺紋。佈滿了面上。走起路來。必得用一根手杖支撐着。因為有一隻腳。已經殘廢了。眼睛的四周。有一道黑影圍着。他皮下的筋絡。常常的扭屈。他簡直沒有控制的力量了。他們二人在那紀念碑前。站了一會。後來一同掉轉身去。女的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男的也接着嘆了一聲。這女的是班林頓。伊隨即便回家去了。男的是奧列夫。却跨上一輛很華美的汽車。開向威布萊頓而去。這威布萊頓。本是他祖遺的產業。現在他便住在那裏。他的母親。今尚健在。自從丈夫死後。孀居了幾年。又嫁給一人。這人是一個老者。名叫司毛烏。奧列夫和他的姊妹埃提爾。本都是前父所生。所以便是司毛烏的繼兒女了。

這一天。天氣晴和。陽光照在地上。燦爛和金光一般。司毛烏因為慈善事業的原故。特地開放他家美麗的花園。舉行障礙競馬。奧列夫雖逢此盛會。却很不高興。但一眼瞧見福漢從那邊草地上走來。便微微的哭起來。不過他這哭的意味。比較啞聲嘆氣。再要來得苦悶呢。奧列夫和福漢。在大戰以前。便已訂下了婚約。那時候的奧列夫。和現在大不相同。他是個很英俊的少年。騎馬的本領。既很高明。球

術也着實不差。和司丹汀不差上下。如今却變成了這副模樣了。他見福漢走了過來。便問道。你決定仍嫁給一個廢人。像我這樣嗎。他拿這話問福漢。幾有一千次之多。福漢仍照樣答道。這很自然。伊回答這話時。神態很是冷僻。伊隨即把他的一條膀臂。放在白家的肩頭上。攙扶着。他前行。時。伊的眼光。却直射在司坦汀英挺的身段上。這當兒。司丹汀正朝

那許多馬匹走去。埃提爾正站在一旁。見司丹汀走來。便高聲說道。哈羅。司丹汀。今天的天氣是多麼好呀。你可以再騎你自家的馬了。司毛烏夫。人。一壁聽伊女兒講話。一壁瞧見伊兒子面有怒容。忙喊道。埃提爾。你不能少開口嗎。但埃提爾並未覺得。態度仍是



伊高聲道。你並不是殘廢人。你正是英挺而健壯的人。

如舊。奧列夫不願再瞧下去。便避開去了。

得。態度仍是

奧列夫所以變成這副模樣。是因爲在大戰中受了重傷所致。距離現在時間還不很長久。傷痕既新。從前的事。自格外容易感觸。自格外容易引起種種的煩悶。他因爲不願去瞧競馬場上的盛況。便獨自避在一旁。後來競爭的結果。剛巧是司丹汀獲勝。許多人便圍繞着他。向他稱賀。他們有說有笑。慢慢的走過來。湊巧正是向奧列夫走來。雖隔着一帶高籬。奧列夫却已瞧見他們。並聽得見他們講話。於是奧列夫便瞧見他的未婚妻。正和司坦汀偎傍着前行。司坦汀又用兩臂抱住伊的身體。說道。福漢。我固然欽仰你的爲人。並曉得

J 7
你很愛我……福漢應道。



大眾却都一聲不響。祇有埃提爾很怪異的笑了。

正是。我果然愛你。不過我不忍打碎奧列夫的心。因爲他自從經過那戰事。他的幸福。都已失掉。所留存的。祇有我這人。這個你也曉得。所以我必須始終如一……必須始終如一。奧列夫隔着那帶高籬。聽見了這番話。覺得地忽搖動起來。天空也往下墜落。

有一個很苦悶的聲音。說道。明納特夫人。我簡直要發狂了。我來到這裏。原是要和人們隔絕開的。不料竟有一個討厭的人。儘着在我的門前。再有好幾個小孩子。和窩的管家婦明納特夫人應道。這個地方。沒有人居住。本已許久。他們或許竟把這裏當做公衆的場所了。奧列夫含着怒氣。一壁說着。一

壁歪歪斜斜的。走出門外。他剛正走到門外。從那邊玫瑰花叢中。忽的走出一個少年女子和一個小孩子。他再怒聲說道。我是這裏的新地主。這是我的私產。你應該走開去。這女子抬頭望了一眼。又想了一想。纔道。這個自然。我們應該走開去的。我不曉得這密月屋中。竟已有人居住了。奧列夫聽了這話。忙問道。密月屋嗎。這便是這房屋的名稱嗎。這女子道。正是。這房屋原是幾百年前的建築物。新結婚的夫婦。往往都住在這裏。奧列夫苦笑道。我的新婦呢。我的新婦。正是枯寂。我便和枯寂結婚罷。這女子聽說。臉色紅漲起來。但紅得很不美麗。奧列夫又道。恕我講話造次。這女子是誰呢。原來正是班林頓。伊是常常到這裏來的。祇因奧列夫初到



班林頓對奧列夫道。我愛。你可把我獨自留在這裏。這真是一會。你把喜格羅送回家罷。

這裏。所以尚未曉得。奧列夫怎會來到這裏的呢。原來他已拋棄愛情。解散了和福漢的婚約。特地來到這僻靜的地方。準備在枯寂之中。把這一生的光陰。勉強過去。

有一天。埃提爾又來了。對奧列夫說道。有一個農夫。介紹給我二個小孩子。祇須我給他們幾個錢。便可為我所有。我想叫這兩個小孩子。到這裏來。陪你做伴。豈不很好。但奧列夫不肯答應。埃提爾又道。這樣罷。等稍停幾時。我來到這裏。和你同居。這話我也會對繼父講過。他已經答應我了。埃提爾說這話時。深以伊繼父答應為幸。其實伊繼父不能殼伊走開去呢。埃提爾走過之後。奧列夫便把埃提爾要來同居的事。仔細思量了。

一會。覺得很不妥善。當即拿定了一個主意。

司毛烏家會客室外的大客堂中。埃提爾正在向伊母親和繼父告別。準備前去陪伴伊的兄弟。閹人忽遞送一封信。正是奧列夫寄來的。埃提爾忙接過來。拆開讀道。

雙親慈愛。服不久便將和班林頓姑娘結婚。你們聽了這話。必定覺得希奇。以爲伊嫁給我。太無意味了。但伊很能服侍一個病人。我已佈置伊所需的房尾。我忙得很是高興呢。奧列夫拜稟。再者。埃提爾現在可無需來了。

司毛烏夫婦。和埃提爾三人。讀了這封信。都非常的驚奇。司毛烏驚奇的更是厲害。

J 9 那密月屋中。也另有一種驚奇的狀況。樓上的一間房裏。有



一張大床。上面躺着一位新婦。殘廢的新郎。却在樓下。一拐一跛的。走來走去。隨即又勉強走到樓上。

奧列夫再問道。你覺得快樂嗎。班林頓答道。我的快樂極了。

推開新婦住房的門。望着床上的新婦。喃喃的說道。我又要來看看你了。我來看你的次數。恐怕太多了罷。新婦應道。不多。不多。我們既然相愛。說甚麼多少呢。又道。我生得這般醜陋。你却竟會娶我做妻子。這當中的原因。我也明白。你必须爲着我生得醜陋。曉得我不能另得他人之愛。……你趕快叫你的姊妹。莫到這裏來。我生得這樣醜陋。不願和伊見面。伊說這話時。並抬起淚痕斑斑的臉。再爬起身。下了床。走到一扇窗之前。把窗戶推開。明亮的月光。剛正照在伊的

身上。奧列夫又道。你何嘗醜陋。實在是很美麗的。伊不響甚麼。祇疑

視着他。他再道。我年紀正輕。却竟成爲殘廢。這個真太慘酷了。……伊高聲道。你並不是殘廢人。你正是一個英挺而健壯的人。他道。難道我還算得美麗嗎。這話當真嗎。伊道。自然是當真啊。

在這密月屋的對面。有一家住戶。是喜格羅大佐。他是一個瞎子。陪伴他的。祇有一人名叫列格。這列格也是一個殘廢人。祇有一條膀臂。有一天晚間。奧列夫和班林頓。一同去到喜格羅的屋中。喜格羅聽說他們來了。很表示歡迎。說道。你們會來瞧瞧我。我真高興得很。他們二人同聲說道。大佐。你若能瞧見我們。便可瞧見我們二人都已遇着怪異的事情了。喜格羅忙問道。甚麼怪異的事情呢。奧列夫道。原來班林頓已變得十分美麗了。班林頓也道。原來奧列夫也已變得英挺健壯了。喜格羅遲疑着道。當真有這等事嗎。這可令我莫解了。奧列夫和班林頓又同聲說道。這真是神祕莫解的事啊。喜格羅把一雙瞎眼睛。朝着他們二人道。我雖瞧不見你們。但聽見你們說。你們都已變得很美麗。我果然覺得你們是很美麗了。奧列夫靜默了一會。再道。我的家人。定於明天到這裏來。探望我們。等到他們來時。我們想請你招呼着地們。然後我們再下樓見他們。……到了第二天。密月屋中。忽的熱鬧起來。司毛烏夫婦和埃提都來了。

喜格羅果在屋中招呼着。司毛烏夫人道。這不是怪事嗎。奧列夫爲着甚麼。那樣匆促的喚我們前來呢。莫非發生了甚麼不幸的事嗎。喜格羅道。果然發生了一些事情。不過並非不幸。却是很好的事。原來班林頓已變得很美麗。奧列夫也變得很英武了。埃提爾一聽這話。高聲道。當真有這等事嗎。司毛烏道。這不過是亂說罷了。司毛烏夫人也道。這話當真嗎。喜格羅作簡括的答覆道。果然是真的。埃提爾道。你雖相信是真的。我們却不敢相信。司毛烏夫人道。這是很容易辨明的事。叫他們下樓來。一瞧便明白了。埃提爾當即高聲呼喚。奧列夫和班林頓。這當兒。正站在樓梯的上端。靜默的等候着。班林頓身穿黃色外衣。無色澤的頭髮。用髮網罩着。戴着一頂帽子。低低的道。這個自然不是真的啊。奧列夫却道。我的美人。這個果然是真的。他們二人。順着樓梯。一級一級的往下面走。奧列夫並挽住班林頓的膀臂。當做是手杖。等走到了樓下。便和樓下的人見面了。大衆却都一聲不響。祇有埃提爾很怪異的笑了。一笑。後來還是奧列夫首先開口道。班林頓忽的變得很美麗。我也變得很英俊。和從前不差上下。你們瞧見了。有甚麼話可說啊。埃提爾道。奧列夫。你莫非瘋了麼。一定是瘋了。司毛烏夫人眼淚直流。說道。我苦惱的兒子啊。司

毛烏也道。苦惱的孩子。說時。瞪眼望着班林頓。司毛烏夫人又張開膀臂。抱住奧列夫的頸項。說道。奧列夫。你一定是瘋了。……伊本再要說下去。司毛烏却把伊拉在一邊。奧列夫道。瘋嗎。他們的心中。存着甚麼意思呀。奧列夫說這話時。便向班林頓走去。却被喜格羅攔住。奧列夫便神情很興奮的。走來走去。一隻手中。緊緊的握着日常所用的手杖。眼睛四周的黑影。格外深沈。喜格羅把班林頓的頭抬起來。又把一隻手。按在伊的臉上。再用手指。替伊理頭髮。亂摸了一會。很愁苦的搖了搖頭。說道。神祕發現的日子。尚不會來到這裏呢。說時。把頭深深的低下。班林頓對奧列夫道。我愛。你可把我獨自留在這裏一會。你把喜格羅送回家去罷。奧列夫當即領着喜格羅走了出去。走時。喜格羅說道。苦惱的孩子。你所說的話。原來是你的幻想啊。奧列夫道。不是幻想。實在是他們不懂。又自言自語道。可憐的班林頓。伊的幸福。已完全沒有了。

奧列夫回到密月屋中。朝着明納特夫人。問道。明納特夫人。你瞧我可有甚麼變化嗎。明納特夫人道。先生。表面上。並沒有何等變化呀。奧列夫也不再說甚麼。悶悶的回到樓上。心已破碎的班林頓。已在床上睡熟了。一隻瘦臂擱在臉上。彷彿是有意要遮住臉。避

去光亮的。奧列夫便輕輕的坐在伊身旁。把伊這隻瘦臂。輕輕的移開去。說道。我的美人呀。據我瞧來。你委實是很美麗的。奧列夫說這話時。又把伊的膀臂。繞在他的頸項裏。再把他的蒼白色的面頰。緊靠着伊的蒼白色面頰。班林頓這當兒。已經醒了。便道。我願你永遠的強健。永遠的英挺。將來我們若生產一個小孩子。——一個女孩子。必定也很美麗的。奧列夫再捧起伊的臉。親了一個吻。說道。倘若是一個男小子。必是一個最最健全的孩子。……這大床的脚下。忽的似乎現出一個小姑娘來。美麗得和六月裏的太陽一般。忽又似乎現出一個男孩子。生得很是活潑。這女孩子。並好似低低的說道。我母親是很美麗的。男孩子也好似說道。我告訴你。我父親也非常漂亮的。這一對小孩子。隨即又慢慢的隱沒了。奧列夫再問道。你覺得快樂嗎。班林頓答道。是的。我覺得快樂極了。

(完)



新片
Romola



Ronald Colman 爲片中男主角
上圖爲麗琳甘熙姊妹



麗琳甘熙姊妹自攝演亂
世孤孀 Orphans of the
Storm 一片後。久不同演。
近來復在 Romola 片中
同演。此片成績之佳。可爲
預決。



麗琳扮 Romola 鼓琴
於其父足前

Mae Busch 及其導演
者於工餘觀他人演劇



BillieDove 因與小范
朋克合演空中郵艇故
工餘之暇輒練習飛艇



Monte Blue (中)偕 Marie
Prevost及 Harry Beaumont
乘機器腳踏車遊玩





Valentino 與 Jack Dempsey 及 Ferguson 閒談圖

Pat O'malley 教 其 二 歲
之 幼 子 練 習 體 育



Rin Tin Tin (狗)

之 工 作

The Redeeming Sin
(贖罪) Vitagraph 公司

此片述一女子，交際極廣，爲一男子妒恨，其後因竊教堂之珍寶定罪，爲宗教所化，因而悔改云。主演者爲 Nazimova



Folly of Vanity—
(虛榮之夢) Fox 公司

有某女子因求虛榮，其夫不能供應，女子求教於他人，遂涉不軌。虛榮未得而辛酸備嘗，遂如大夢初覺，幡然悔改矣。主演者爲 Betty Blythe

The Trail Rider
(騎探英雄) Fox 公司

此片爲 Buck Jones 主演，述一牧牛郎謀得一騎探位置，爲奸黨所窘，卒勝之。此片長處在不僅以手槍奔馳爲能事，情節攝製表演，皆能生色。



The Golden Bed (媚婦鏡)
Paramount 公司

此片述一媚婦，專以祟迷男子而玩弄之爲消遣，遭其播弄而致墮落者，不計其數，然而不久亦自遭滅亡。情節極警策。主演者爲 Irene Rich

編者與讀者

寒 玉

▲本刊十一卷第七八兩期的車遁記第五頁互相錯誤，已經在十三期的編讀欄內聲明。承蒙許多讀者來函指示，無任感激。

▲本期的銀幕世界，材料很新穎，以後當努力介紹。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記得幾天前，有一位讀者寫信來叫我們不要專門介紹外國的銀幕藝術，中國的也要介紹些。這話很有一種理由，讀者中有這樣意見的，恐怕很多很多，就是我們也很同意的。不過有一樣苦衷，上海現在雖然有一百多家的影片公司，成績却微乎其微，倘然有好的，我們當然也要和讀者介紹。

▲本期唐小圃先生譯的運命論者是一篇很有研究價值的文藝。原作者是日本國木田獨步。他是日本近代文壇上一位有名的人物，作品的價值，不亞於歐美諸名家。他的著作，很難翻譯，所以介紹到中國來的，很少很少。這篇運命論者是獨步集中最佳者之一，由小圃先生慎密流暢的手腕譯來，毫沒有時下各種譯作晦澀難讀之弊。因為篇幅的關係，本期先登一半，到下期刊畢。

▲下期的短篇創作，有陸律西的「國慶」，魂影女士的「生日」，楊任桐君女士的「今非昔比」，係一篇寓意的劇本，勁風有一篇「戰後」，寒玉有一篇「負疚的心」都已付排，來及得加入與否，尚不必必。

▲十二卷以前的稿費，如有沒有收到的，請來函示知。



小說世界

第十二卷
第四期

封面
與
插圖

英吉利逸樂之女子

明湖歸棹——嘉定古蹟

編者與讀者

銀幕世界

唐仲陶

運命論者

唐小圃

負暄絮語

王小隱

民間詩人續錄

胡寄塵

止電筆記

止電

櫻花下

無我

圖畫漫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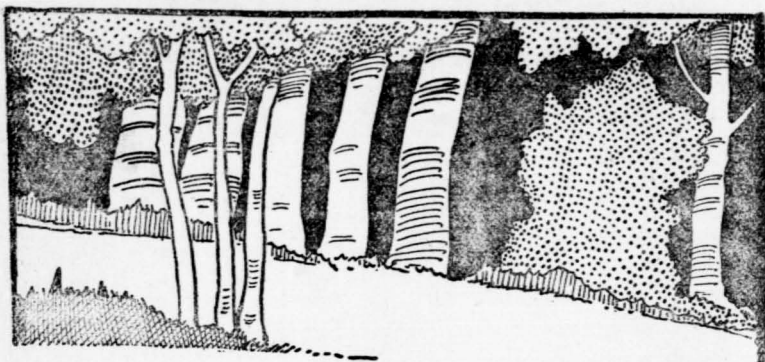
張緩圖

憶蘭館聯話

徐寶山

書藏齊文育





路過

.....學 瑩

□西笑

.....馮霽虹

□莫倫繪屍記

.....南海馮六

□世界談屑

.....劍 影

圈戒

.....西巫瘦鐵

諺語考

.....余康齡

賊學博士

.....勁 風

□捧腹談

.....秋

破膽錄

.....胡丹冰

□古城得寶錄

.....天 游

□隱語

.....淵 若



"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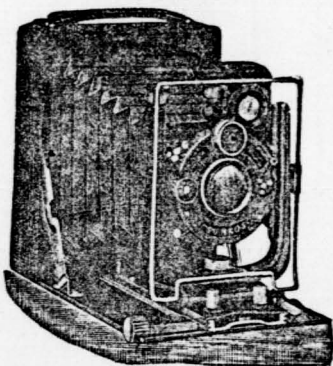
The Best Brand
in Camera Selection



伊卡鏡箱有
雙鏡頭厚鏡
頭等多種款
片硬片可以
兼用



附屬用品
一應齊備



德國
伊卡照相機



鏡頭精確
機件靈活
製造完固
用法簡易



攝影樂具
均用之

印所有照相機用品目錄奉贈

自來水筆
派克
活動鉛筆

為筆中之

最貴者



另有自來水筆

活動鉛筆合

裝錦盒送

禮最宜

價廉承
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 獨家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之

影戲事業

我國活動影戲事業本館實創其始所
 攝影片已出五十餘種概分社會教育
 時事風景四大類自建鉅大攝影場對
 於編劇導演佈景攝影諸端均有專家
 主持出品日益進步
 本館備有映演影戲機凡團體開會家
 庭喜慶均可代演影戲各地影戲院如
 有常期租演本館影片願立合同者本
 館亦極歡迎

■ 影片價目單承索即寄

出品要目

醉哪遺恨 松柏綠 愛國象 好兄弟 大義滅親 蓮花落 孝媳得金 荒山體育觀 兩雄十節 女賊蚊蠅 北京雙十節 浙江湖景 廬山風景 西湖風景

又 有 醫 士 之 確 證

述 廉 大 生 色 丸 使 體 健 康 復 之 功 奇 壯 有 強 身 能 補 紅 醫 士 韋 廉 及

醫士玉照



許夢蘇

醫士玉照



何東昇

醫生玉照



江公鐵

轉 弱 為 強

江蘇清江浦城內舊鎮署西首花門樓內許夢蘇醫士研究醫學時輒覺目眩頭暈精神萎靡自服紅色補丸以來精神大振見其功效之速亦覺毫無倦態足見韋廉士大藥房之紅色補丸實為補血健腦之良藥也

轉弱為強 補血健腦 功效神速 精神大振 見其功效 之速亦覺 毫無倦態 足見韋廉士 大藥房之 紅色補丸 實為補血 健腦之良 藥也

同 臻 壽 域

浙江定海世孟 河東先紅生 函云韋廉士 補丸青囊濟 補品有益於 實却素延年 功年每逢病 其購服屢試 神功確有昭 我天功下補 有病服之即 康百病回春 藥哉同登壽 謹此鳴謝

精 神 之 為 煥 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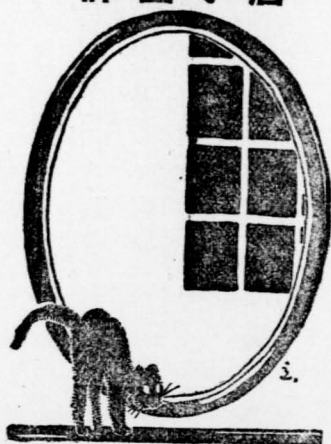
江西吳城公鐵 體質素弱艱任 益不克安寐以 則頭暈目眩然 勉強支持是以 雖漸奏效而愈 難得乃試服一 效因喜其較前 數月身體較前 煥發培足此覺 加大醫生紅色 韋廉士大藥房 一元五角每六 瓶八元郵費在 內

國貨美 係造國 在出局 生藥士 廉醫廉

4320(1)

運命論者

唐小園譯



——日本國木田獨步著——

當仲秋以後，將近冬初之際，不論何處的海濱，全都現出寂寞淒涼的景象；鎌倉地方，也是如此。這個地方，除了如我一類的終年在此居住者以外，到海濱一望，祇見些鄉農漁父，和濱海行商的人；至於都會中人，却不可多見了。

有一天，我照往日一樣，到滑川一帶散步。剛一上沙

小說世界 運命論者

崗，便覺北風透體，冷不可當；因此急忙從沙崗上下來，心想尋一個向陽適體的地方，看我最歡喜看的書，且可以流覽四圍的風景；但是我向附近各處尋找了半天，好容易纔發見了一個有趣的處所。

沙崗崩裂，伏着些草根牽連支拄着，尚未頽落。在接近地面的凹處，形成一個小小的沙臺。坐在這沙臺上，用脊背靠着砂崗，把右臂跨在旁邊稍高之處，如同坐在沙發上一樣；這真是個愜心適體的好處所呀！

我把帶來的小說從懷裏取出來，從從容容的讀着。此刻正是天氣晴和，日光甚暖，既看不見海面，又聽不見人聲，四圍寂然，祇聽得沙渚的波音，連續不斷。我在這寂靜之中，不知不覺，我的心，便被我所看的書完全籠罩住了。

面前彷彿有些聲息，抬頭一看，祇見數武以外，正有一個人，立在那裏。他是從何處來的呢？怎麼忽然出現於此地呢？因為我以前毫未注意，所以此刻幾乎疑惑他是

從地底湧出來的。我帶着驚疑的神色，向他仔細一看，原來是個三旬左右的男子，長長的面孔，高高的鼻子，身體甚長，然頗瘠瘦；就他的衣服和氣宇看起來，必是住在附近別墅的人；要不然便是滯留棧房的紳士。

他佇立在前方，楞楞的向我望着。我見他那稀奇的眼光，尤其令我駭怪：說他是怒視敵人的眼光，可是力量很薄弱；說他是猜忌疑惑的眼光，可又非常的遲鈍；他不過是隨便眺望的眼光罷了，然而他的神色之中，實在含着無限的悽慘。

我心想他真是個奇怪的人，因此我也望着他；及至我一望他，他却低下頭，向地下望着了。我見他低着頭，一步一步的踱着，可是始終不離開這塊窪地。他踱來踱去，有時用他那悽慘的眼光，向我望一望，總是流連不去。我見他這種奇異的態度，很使我心中不快，他既不肯離開此地，我只得另換個地方了。我想罷，便立起身來，向沙崗上走去。我走了不遠，回頭一看，哈哈，這奇怪的人，已經坐

在我剛纔坐的那個地方了。我原想他必在我的身後邊望着我；誰知他並沒望着我，却把兩臂拄在膝上，正用兩隻手掩着臉呢。

我尋了一個鋪着枯草的避風處所，重新坐下，看我的書。我因為他是很奇怪的人，所以看着書，還時時抬起頭來，向他望望。

我望他幾次，他始終沒抬起頭來，依舊用手掩面，像是耐着性兒，盼望我離開此地，必等我離開此地以後，他纔肯抬頭似的；可是我沒滿他的希望，我始終沒去。他究竟不能久等，到後來，終是抬起頭來了。我見他彷彿是要立起身來，可是像無力的病人一般，並沒起來；他祇坐在那裏，用他的右手，向那砂崗的額壁上，不住的挖掘。

一會兒，挖出一個大酒瓶子來。先從袖中取出一塊西洋手帕，把酒瓶子上的沙土拂去；又取出一個很小的玻璃杯來，拔去酒瓶的塞子，斟出酒來，一杯一杯的飲着。一連飲過三四杯以後，輕輕的放下酒瓶子，手中祇拿着

酒杯，這纔仰起頭來，向天上望着。

我見他又飲了一杯，忽然他的目光，轉向我這邊來了。他立起身來，持着酒杯，邁開大步，向我這邊走來。我見他的步武，像是很有氣力，和剛纔那萎靡不振的樣子，大不相同了。

我見他向我走來，嚇得我幾乎要逃跑；然而我又一思索，算是鎮靜住，並沒離開原來的地位。一轉眼間，他已經走到我的面前，滿臉帶着奇異的笑容，向我說道：「你看見我的動作了麼？」他說話的聲音，有些嘎了。

我簡截了當的答道：「看見了。」

他帶着更奇異的笑容說道：「窺探他人的秘密，你想是應該的嗎？」

我說道：「自然不是應該的。」

他說道：「那麼，你何故窺探我的秘密呢？」

我說道：「我在此地看書，是我的自由。」

他望着我手中的書，說道：「那是另一個問題。」

我說道：「並非另一個問題。你在此地做甚麼事，和我在此地做甚麼事，祇要不害及他人，彼此各有各的自由；況且你所做的事，既然自認爲秘密，自己就先當秘密，似乎不應當在他人面前，公然去做罷？」

他舉起左手，一邊搔自己的頭髮，一邊說道：「是的，是的，但是我所做的，實在想要秘密……」他說到此處，忽然停住，像是喉中堵塞了一般。

他又說道：「我無故詰責你，實在是我的錯處；但是我現在所做的事，已經被你看見了，我想請求你代我守秘密，不知道你肯不肯？這是我懇求你的！」

我說道：「你所做的事，雖然被我看見，但是與我毫無關係；你既是請求我，我自然可以代你守秘密。」

他說道：「我謝謝你！你既應允代我守秘密，我便可以安心了。我實在太冒昧無禮了，不該突然詰責於你。」

他剛纔的態度，像是要以力壓人似的；現在變了，變得柔和無力了。我看他的態度一變，我自己反覺有些對

不起他了；因此我向你說道：「你一點也不必謝我！我實對你說！我剛纔見你呆呆的佇立，我突然看見，很覺得奇怪，所以我移到此地的確屢屢窺探你的動作；然而你既以爲應守秘密，我一定堅守秘密。決不洩漏，請你安心罷！」

他默然望着我的臉，稍停了一會兒，顫聲說道：「我相信你這人一定能代我守秘密的。」

他又向我說道：「請你飲我一杯酒罷？怎麼樣？」

我說道：「酒麼？酒我可不飲。」

他說道：「你是不會飲酒的人！你是不會飲酒的人！那不待言，自然是的。你既是不飲，我也是以不飲爲是，然而我可不能不飲，這就是我的秘密呀！我今天能同你談話，這便是爲運命所支配。因爲是奇怪的運命，因爲是不思議的因緣，我這秘密的酒，你總該飲一杯罷？喂，怎麼樣飲一杯罷？」

他說的話，枝枝節節的，彷彿是不甚聯貫；但是我覺

着他的聲音，他的眼神，以及他的顏色當中，包含着絕大的秘密，並且是很悲慘的秘密；因此我答道：「好罷，我就拜領一杯罷！」

他聽了我的話，立刻折回他的原處，我也跟着他走過去了。

一一

他舉着酒杯說道：「這是上等薄的！我本來沒有這上等的美酒，這還是前次到東京的時候，在銀座的龜屋暗暗的買來的。買來便藏在此處，一共是三瓶全是最上等的；第一瓶，已經飲完，把空瓶子拋到滑川裏去了；現在飲的是第二瓶；在砂土裏，還藏着一瓶；全飲完了以後，再去買來。」

我從他手裏接過酒杯來，每飲一口，祇能飲一點兒。我一邊飲着，一邊聽他說話，越聽越覺着他奇怪。我以他爲奇怪的念頭，雖然逐漸增高，但是我決沒想參預他的秘密。

是因爲你的宇宙，和我的宇宙，是不同的：你的宇宙，不是立體的，是平面的，雖無窮無限的事實，在你看來，也不是甚麼大事實，喚不起你何等的感興來，喚不起你何等的畏懼來，並喚不起你何等的沉思來，總而言之，你是以數目之連續，而表示「因斐尼帖」（無限）之數學者一流人物啣！」

他皺着眉長歎了一聲，又帶着冷嘲的語氣，說道：

「總之你是個享幸福的人哪！若照我的主張說，你是爲運命而享幸福的人，若照你的主張說，我是因結果而遭不幸的人罷了。」

我說道：「如此說來，我是失禮了。」

我說完，便要走去，他見我要走，十分驚慌，連忙把我拉住，說道：「不！不！你莫非發怒了麼？若是我說的話，開罪於你，千萬求你宥恕！你要知道！我是因爲曾經種種的苦痛，所以不加思索，就想說出。不關於我的事，不論對於何人，我也沒說過呀！然我也不知是甚麼緣故，我以爲是應

當對你說的，因此刺刺不休，似乎討厭；你聽了我的話，覺着可笑，也未可定。我想今天遇見你，也是爲那奇怪的運命所牽引，求你原諒我是個不幸的人，再少談一會兒罷！僅僅的一會兒……

我說道：「再談一會兒，也未嘗不可，但是我沒有可談的了。」

他說道：「你不要這樣說！請少待僅僅的一會兒……：唉！你必怪我無禮罷？你必疑我醉了罷？這是運命！這是運命！說是運命，比較的得當啊！你如果沒有可說的話，我可以說我的話給你聽，務必求你聽一聽！我說說我的不幸的運命！」

他說得非常可憐，不論是誰聽了，都要動心；所以我祇得停住不走，對他說道：「你既是願意說給我聽，祇要與你沒有甚麼妨礙，我便可以聽聽。」

他說道：「你肯聽嗎？很好！那麼，我就要說啦！我以爲這也是被那奇怪的運命所支配啣！就是照你所主張的

因果公例說去，也無不可；但是原因結果之發展，頗有出人意料以外的。我說的，是一個青年男子，陷溺在無限苦

惱之中，這件事實，你若知道，我以為你也要說是運命之力；到那時，你相信我所主張的奇怪運命之說，也未可定。譬如現在有一個男子，他在途中，隨便閒走。正走中間，也不知從何處飛了一個石塊來，正擊在這男子的頭上，就是這一下子，他就死了。因為他死了，他的妻子便挨餓了，因為餓，母子二人，便爭奪食物了，因為爭奪食物，他們母子，便演出流血的慘劇來了；你相信世間有這樣的事實麼？」

我說道：「實際上有沒有，我不知道，若就理論上說，我相信是有的。」

他說道：「你信爲有麼？那麼，由於出人意表之原因，由於偶然之原因，以致演出非常之慘劇的事實，你是承認的了。實對你說罷！關於我一身的事，就是這樣的！我被奇怪的運命所侮辱的事實，若是說出來，簡直的誰都不

能相信。噫呀！這就是我說的運命啊！我專信運命，除了運命以外，我全不信。」

他長歎了一聲，然後說道：「我想說給你聽，你肯聽嗎？」

我說道：「一定聽的，請說罷！」

他說道：「那麼，就先從這杯中的酒說罷！我以為你必覺着很奇怪，其實這一類的事，是世間常有的。你要知道！我飲酒，不是爲取樂，是當做忘却苦惱的麻醉劑啊！所以要藏在砂中，是因爲在家中有些不便；再者這個地方，既然幽靜，並且空闊，那運命的魔鬼，雖然毒惡萬狀，一到此地，也要潛形匿跡，不敢窺人。因此我最歡喜這個地方，我仰臥此地，託身於酒精之力，縱覽太空之時，便是我的心中得少許自由之時。此種激烈的酒精，足以使我的心臟緩緩的破壞，我因此便可以至於自滅，這便是我的希望。」

我聽了他的話，吃了一驚，立刻問道：「如此說來，你

豈不是希望自殺嗎？」

他說道：「不是自殺，不過是自滅而已。因為這奇怪的運命，是不准我自殺的呀！你要知道！感之一字，是運命的魔鬼所使用的利器之一；感能變悲為苦，更能使苦惱乘時發生，因此雖欲自殺而不能。何則？凡欲自殺，必須先有決心，若始終為感所苦之人，安能有此決心呢？感是個遲鈍的東西，所以欲脫離因感而得之苦惱，亦惟有用遲鈍的方法；自滅，就是遲鈍的方法呀！」

他說話之際，滿臉現出絕望之色。我對他說道：「你有甚麼理由，我雖不得而知，但是既然知道他人自殺，斷無袖手旁觀之理，因為你所謂自滅，與自殺有甚麼區別呢？」

他笑道：「然而自殺，是人的自由啊！」

我說道：「是人的自由，也未可知；但是如能止住自殺，還是止住的為是；並且止住自殺，也是人的自由，尤其是人的義務啊！」

他說道：「你說的極是！你要知道！我也不是一定要自滅，但有旁的方法，豈不甚佳？你等我把關於我一身的事，完全對你說了以後，你不妨替我思索思索，如果能想出一個救我的方法來，那纔是我無上的幸福呢！」

我聽了，默然無語。他又說道：「好！我懇求你，把我說的話，完完全全的聽了去，這是我現在懇求你的！」

三

他說道：「我的姓名，叫高橋信造！但高橋，是我冒岳家的姓，我的本姓，是大塚。我就從叫大塚信造的時代說起罷！我的父親，名叫大塚剛藏，你或者知道這個人罷？他是東京高等審判廳的推事，在社會上，頗有點名氣。他的性情，與他的名相似，是個很剛直的人。在我的教育上，很費了一番苦心；但是我在小的時候，最不喜歡念書，專歡喜一個人藏在一間空房子裏，呆呆的發愣；我覺着再沒有比這個適意的了。記得我在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天，因為是暮春天氣，院中的櫻花，零落殆盡，那枝梢上，尚殘留

着褪色的花瓣，有時從嫩葉中間，一片兩片的，飄然下落，這種景象，直到今日，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在這風光之中，坐在倉房的石塔上，仍是和往日一樣，呆呆的愣着，祇見院中的樹木，正爲斜陽所射，一時院中沉寂，彷彿是現出肅然凝重的氣象，我對着這種氣象，我那少年心中，也不知是悲哀，也不知是快樂，我此刻的心地，大約就是所謂春愁罷？

人心是不可思議的，兒童的心，對着暮春的夕陽，也能生感，這是我當時實地感得，不容否認的。

我在當時，雖是個兒童，但是終日呆呆的發愣，毫無活潑的狀態；因此我父親非常的焦心，常常的罵我，說我是懶貨，並且說這樣的懶，直是個和尚，倒不如送到廟裏去。我雖然終日發呆發愣，我弟弟秀輔，可和我不同；他是個極好淘氣的兒童，他比我小兩歲，他的骨格和氣象，頗肖父親，可是和我迥然兩樣。

父親罵我的時候，母親和弟弟，總是面帶微笑，立在

旁邊望着我。我母親名叫阿豐，是個柔和寡言的婦人，她的氣象，雖然莊重，可是從來沒叱過我，也沒特別的愛過我，我可以說是不即不離罷了。

我這孤僻的脾氣，是有生以來，就是這樣呢？抑或起初不是這樣，後來纔變成這樣呢？這是不能考察的。總而言之，我在小兒時代，早就陷於不自然的境遇，所以不知不覺，便養成這種孤僻的脾氣。

我父親見我這個樣子，很是憂愁，然與尋常的父親，對於兒子的憂愁，可又是兩樣的。父親嘗說「好容易生成是個男子，就應當有男子的氣象，惟獨這女子樣兒的男子，纔令人無法教養呢！」我父親的話裏，已經露出我這奇怪運命的苗頭，祇因我在那個時候，年齡尚幼，所以雖聽父親這樣的說，也沒十分留意。

中間還有許多的事，我全忘了；但是我記得我父親在那個時候，正做崗山地方審判廳廳長，所以全家都住在崗山市中；至於遷移到東京，那還是後來的事呢。

有一天，我照往日一樣，坐在院中一棵松樹的根子上，正在那裏發愣，也不知甚麼時候，父親來到我身旁，向我正色說道：「你想甚麼呢？你這種脾氣，若是天生的，固然是沒有法子，但是我最嫌這樣脾氣，你可要慢慢的改呀！」

我聽了父親的話，也不抬頭，也不答話，因此父親坐在我身旁，小聲向我說道：「喂！信造！你真非聽誰說甚麼話了麼？」

父親問我的意思，我全然不懂，因此露出驚慌的神色，望着父親的臉，也真奇怪，不知不覺，我就流出淚來了。父親一見，突然變色，越發的把聲音放低，向我說道：「不必隱瞞！若是聽誰說了甚麼，你就從實的告訴我，我有個辦法！啊！不要隱瞞着！你到底聽誰說了甚麼話了呢？」

此刻父親的神色，像是很狼狽的，說話的聲音，全變得和往日不同了。我見父親這個樣子，因為害怕，更哭起來了。父親見我哭起來，更覺狼狽，望着我的臉說道：「喂！

你說話呀！若是聽誰說了甚麼，你就告訴我！你還要隱瞞着麼你？」

我見父親望着我的臉，我越發的害怕，因此連連的央求道：「饒恕我罷！饒恕我罷！」

父親說道：「不是饒恕不饒恕！啊！你聽我說！你不是聽誰說了甚麼新奇的話，所以這麼呆呆的思索麼？我問的是聽誰說了甚麼話！你若是未曾聽誰說甚麼話，也好，你務必對我實說！」

父親現出怒容來了，我還是不懂父親的意思，祇以爲自己做了甚麼惡事了，所以顫聲央求道：「求你饒恕我罷！求你饒恕我罷！」

父親說道：「糊塗糊塗東西！誰叫你討饒謝罪呢？你已經十二歲了！十二歲的男子，動不動就是哭！」

我見父親發怒，越發的驚懼不堪，我一邊哭着，一邊望父親的臉；此刻父親正默然無語的，也正望着我的臉呢！我見他眼中含着淚，向我說道：「不要哭啦！我也不問

你啦！喂進房裏去罷！」

父親說的這幾句話，雖然不多，的確說的優婉，充滿了慈愛。

後來父親也不談我的事了，然而我自此以後，心裏總覺着被一片雲影，沉沉的封住。原來那運命的魔鬼，就在此時，把那可怖的利爪，伸進我的胸中去了。

父親的說話，本來可以不必注意，若是尋常的小孩子聽了這些話，當然早就忘了；但是我不能忘嗎？每當閒暇之時，我便要思索思索：父親爲甚麼要那樣的問題呢？問我的時候，又爲甚麼那樣的狼狽呢？一定是大有關係的事啊！在兒童的心裏，做種種的思索，以爲這件事大有關係的事，一定是關於我一身的事呀！

我直到如今，還覺着奇怪，爲甚麼父親所問的話，我竟以爲是關於我一身的事呢？

住在黑暗之中的人，能於黑暗中看物；我以爲陷於不自然境遇中的少年，一定能看見潛伏於不自然之底的黑點。然而我捉得我的黑點的真相，那是後來的事了。我在當時，雖然留心尋訪這個黑點，但是無從着手；我不

能去問父親，更不能去問母親，我那小小的心，祇能潛伏着隱痛，度這無情的歲月罷了。

我在十五歲的那一年，進了中學校的寄宿舍了。當未進寄宿舍之前，忽然發生了一個事故，這是要說的。

大塚家的近鄰，有很大的一塊桑田；在桑田中，有一座小小的木板房，裏面住着老夫婦二人，還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這家，以前是很體面的士族，這塊桑田，就是他家宅第的舊址。這老人，待我極好，有一天，他教導我下棋。過了兩三天，我在家吃晚飯的時候，便把老人教導我下棋的話，對父母說了。關於遊戲的事，不論何時，父親是不過問的；惟獨這一次，我剛說到老人教導我下棋，父親立刻瞪着眼睛，對我大加申飭，母親也帶着驚慌的神色，望我的臉；隨後父親母親，又對望了一望。這種神色，不是尋常的神色，所以我對於這件事很感到特別奇異。

何以我父親因爲我下圍棋，如此的申飭我呢？這是甚麼緣故呢？這個緣故，到後來我自然是明白了；但是到我明白了的時候，已經被運命的魔鬼壓倒，嘗盡苦惱的滋味了。

（未完）

負喧絮語

王小隱

▲客歲有明裔襲侯朱某。向清宮奏請津貼。大爲世所訾。然而鼎革以遠。親貴不失富厚。世爵積儲淺薄。貧窶至不堪問。引車賣漿者。多擁封號。朱氏亦其類耳。西城有靖海侯冢婦。攜筐售落花生果於市。人多指爲爵夫人。施琅以平臺灣功。封靖海侯。世襲罔替。當時具疏懇辭。願得賞戴花翎以爲榮寵。其中似不無隱衷。何期季葉。流離至此。第較諸洪承疇孫女已於保定旅舍乞錢。遺澤已厚。世祿之家。顧可不深念哉。

▲王伶者。業丑有聲於時。會演法門寺。當劇中劉瑾叱問縣令時。謂目中尙有朝廷否。王扮小璫於側。插譚曰。於今朝廷亦何足言。適有某貝子者。觀劇於樓。大怒。昌言必痛挾以摧辱之。王大悚懼。浼人謝罪始獲免。貝子此舉可謂無聊。卽在向日。亦未免不識大體也。

▲京中官制。沿襲遜清。歷十餘年而不廢者多有。步軍統領衙門其一也。司詰奸捕盜。操生殺權。往者以重臣任之。號九門提督。和珅曾以尙書兼領。其威重如此。都人稱爲

北衙門。民國成立後。其中游參佐尉之制。依然存在。印文凡十二字。爲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列滿文於左。至民國十二年秋。始改鑄。文爲步軍統領之印六字。原印云付歷史博物館收藏。或曰印銀質。已交印鑄局銷毀。如是則大可惜也。

▲都門飲饌之業。向爲山東登州人所專。壬子以來。始有豫菜。繼而川菜。閩菜。蘇菜。粵菜。漸次北上。別有濟南春明湖春等。以魯菜相標榜。登州專業始衰。然慶弔宴會。數十席咄嗟立辦。所謂堂飯者。仍非若輩所營。飯莊莫能任。餘雖效之。終弗克奪。歷任總商會會長之選。輒出於飯莊。▲河間馮氏當國時。招商網賣三海之魚。法公使康悌購得一絕巨者。具函送還。殷殷以保護爲言。遂大資口實。有賣魚總統之目。清季北洋某學堂監督。夙善治生。堂中廁圍之糞。納價始許運出。輕薄者稱爲吃糞監督。與馮先後輝映焉。此等算及錙銖之事。及身度亦甚微。而躬被惡名。足爲御下不肅者戒也。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
 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
 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
 覺身體得有快感耳
 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
 佳可知矣



繡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
 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
 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製

生 活 之 預 備

近年以來生活程度日增一日，目前經濟寬裕之人，雖無意外之需要，至於日後，亦難預計，故爲日後計，不可不在今日先行預備，預備之法維何，卽於可靠之儲蓄機關內，厲行儲蓄是也，若何而知儲蓄機關之可靠與否，卽觀其保障儲款財產之有無，及其多少是也，本會保障儲款之財產，已達一千一百餘萬，屢經公布，盡人皆知，欲謀日後生活狀況之寬裕者，速來入會，此佈。

詳章函索卽奉，
上海法租界愛
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



民間詩人續錄

胡寄塵

我以前集了幾個民間詩人放在一起。題目就叫民間詩人。後來又續得了幾個。復做了一篇續錄。已先後在本雜誌上登載出來了。這幾天讀唐代叢書。又發見了兩個民間詩人。再把他記在這裏。

胡釘鉸

唐朝時候。有個姓胡的人。他家裏很窮。靠他替人家洗鏡子。鍍釘爲生。他的家住在和列子墓相近的地方。偶然得着茶和酒或是果子。他就拿去祭列子。他雖然是個做苦工的人。他卻喜歡做詩。一時達官貴人。見他如此。也都和

他往來。送他別樣東西。他都辭了不受。但送他茶或酒。他就肯受。他的詩很不壞。如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着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上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因爲他是個鍍釘的工人。所以人家都稱他胡釘鉸。胡釘鉸之名。幾乎沒人不知道。

(見雲溪友議)

捧劍

唐朝時咸陽郭氏。有一僕人。名叫捧劍。他不善於做他應做的事。只是望水看雲。逍遙度日。主人就是罵他打他。他也不改。一天。他忽然做了一首詩道。青鳥御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主人見了。越是發怒。後來被讀書人看見。說他這四句很可以算詩。主人聞言。才看得他起。他的詩。有題後堂牡丹云。一種芳菲出後亭。卻輸

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向太清。他後來見他主人不識人。便逃走了。臨去時。留題一首詩道。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他既有了這樣的文才。何以要做僕人。既然深恨郭四郎不識人而逃走了。又何以臨去的詩末兩句。還有依依不忍舍去之情。總之捧劍真是個奇人了。（見雲溪友議）

止電筆記

任渭長以畫名世。尤精寫真。神形逼肖。堪稱絕藝。曾問友人述其逸事云。杭州某大家一閨秀。豔譽一時。朋輩欲渭長寫女真。惜無由獲見一面。悵甚。渭長笑曰。此易耳。時值午節。正鬧龍舟。大家水閣臨河。彼姝必在其中。速備小舟。安排筆硯。舟向簾下。探驪自得珠矣。友喜甚。設筵畫舫。延渭長觀水嬉。兼爲麗人寫照。舟泊閣下。探知女郎在內。龍舟過時。渭長忽伴醉投水。羣舟喧嘩呼救。女郎舉簾下望。渭長手攀岸石。目注嬌容。翻身縱上船頭。大笑曰。真個探驪得珠矣。急換衣振筆揮寫。無絲毫差。見者嘆爲神技。

櫻花下

無我

一池春水，兩岸垂楊，更夾着靦顏的海棠，紫白的丁香，這是何等醉人的春色——一種優美而悲壯的歌曲，隨着空氣從一棵高大的櫻花樹下發了出來——微妙的歌聲，出自伊誰？——原來是倩珠，麗梅，幻仙，桃園三友的話別會。嗡嗡的蜜蜂，翩翩的粉蝶，同那片片落花，直使他們愜悅迷離——遠遠一聲汽笛，驚散了林中飛鳥。同時他們也受了一種刺激，倩珠發出多威的聲調道：「五天後，我們也正同這羣小鳥，要被這一聲惱人的汽笛驚散了。唉！別時容易，見時難，再會正不知何時，何地，所謂在萬年華，能消幾度陽關……」麗梅微笑道：「你總是三句話，離不了長嘯短嘆；只要將來大家學成，各有建樹，又何惜此一別呢。」這時幻仙一言不發，用手枕着頭斜斜的倚在一塊玲瓏石上，兩眼望着那擾人的碧絲。麗梅從地上抓了一把花瓣，酒向伊道：「豈有此理，別人替你送行，你又在那學那佛家打起坐來了。」那裏，那裏我望那兩隻老鴉爭食，望癡了……原來人類好爭，小小鳥兒也是如此……」說着從草地上拿起酒瓶，在每人面前斟了一杯道：「我們更飲一杯吧！」麗梅奪過酒瓶，拋向水心道：「罷了，你已經有點醉意，再不能飲了。現在天已不早，我們回去罷。」於是三人無意識的歌着，乘上自轉車，飛也似的回城去了。

幻仙上完了課，照例跑到圖書館揀了個臨窗的坐位，看看書，又望望那海天一色的晚景——喂——幻仙，昨天不說今天同到海濱散步嗎？怎的又一人跑到這裏來了，快拿去，這裏有你一封信，幻仙拆開這封信：

幻仙：光陰在人生的路上，飛也般的織出，眨眨眼，我們狂歌痛飲的話別會已經四年了。幸得一紙往還，彼此不爲途遠而情疎，你來信責我長久不寫信，幻仙，其實我沒一時心中沒有你同麗梅，只因年來我的環境太悲痛了。我家自回長沙，屢遭兵災，父死於戰，兄擄於盜，我那二十一年來吃齋念佛的老祖母，奔命而出，也被豺狼般的軍人刺死了。——直到戰後三月，我們在山下發見一具白骨，痛心呀！由那隻他老人家刻刻不離的手杖，我們纔知是慈祥的老人，已變作白骨了。但我父的尸骸，我兄的下落，至今還不知道。我所稱爲我們，僅只我同我的慈母。朋友呀！我現在差不多是神經病的人了。每看到一個「戰」字，我週身的血管都快裂了。而且我尤其怕聽一種聲響，——一種類似戰笛的聲響。但是生活所迫，也不得不硬着頭皮出來服務。——活潑可愛的童子軍，常常在操場練習軍樂，那知屋裏的我，一聲一滴淚……這不過我們一家的慘狀。同我們同情的，或者還有慘不可聞的，正不知多少呢！妹妹你常常問到祖國的消息——說什麼無非是自私自利的官吏，自作威福，以多數人的熱血，去換少數人的勳章。來信問我麗梅同某次長的婚史，說來很是新奇。他不是任婦女銀行擔任交際股的股長嗎？這位次長夫人常常去存款，於是彼此很熟，次長家裏每有宴會，必有麗梅。次長本很愛慕伊，無奈使君有婦，



也就不敢抱此妄想。那知天成其美，這位次長夫人，竟染疫病亡，麗妹初不願作五個孩子的母親。怎奈萬能的金錢同勢力，伊那顆純潔而活動的心，也就不免被所吸引。唉！你常要問祖國女同胞的消息，麗梅尙且不免於俗，其他更不必談了。你不要信報紙上的國權、女權，那都是自欺欺人的虛文……幻仙看到這裏高聲叫道：「怎麼好」萍生急問道：「誰的信……什麼事？」伊揩着淚，把信遞給他。

「呀！情珠，你前回去信不說你家遭了兵災，只贖你同伯母兩個人了嗎？現在怎麼都在着。」他們并沒死，現在都回來了。」那末麗梅結婚是真的嗎？」也沒那回事，都是別人傳錯了。」「現在我們去找他三人商議商議，這公司的事吧。」好極走——走。」唉！痛死我了。」那裏回國，又那有情珠，仍舊是校舍裏躺着的幻仙；但一支手確是睡夢中，撞在牀上撞痛了。

幻仙回國第一家，就去訪他可憐的朋友，情珠，那知照着前信寫的長沙中學去問，據說這陶女士上學期就生病辭職了。於是又在校裏打聽了一個地名，跑去問了半天，好不容易遇見個挑水的說：「呵！我知道了，你問的是城外倚翠庵裏帶髮修行的那位姑娘罷。不錯，從前是住在這裏，聽說還是個教員呢……」幻仙聽他說得句句不差，急道：「請你引我去可以嗎？」那挑水的似乎很不情願，旁邊有個婦人道：「駝子你就引他去吧！他小姐還能苦了你嗎？」於是駝子放下水挑，引着幻仙出城去了。

一片綠竹，隱隱露出一帶土紅色的廡牆，駝子指向幻仙道：「姑娘前面就到了，這廡裏有



兩條惡狗，我去替你叫門，你小心一點吧！說着匆匆上前去了——幻仙獨自穿着幽徑，十年舊事，齊上心頭，不由耿耿欲泣。「呀！幻仙來了……」這時幻仙如在醉夢之中，只見一人從庵裏跑出，抱着伊大哭不止。還是駝子不忘引路的代價，勸道：「二位姑娘不必哭了，請把路跑錢，給我吧。」幻仙忙從袋裏摸了二角錢給他。二人攜手進那被檀香味充滿了空氣的倚翠庵去了。

——倩珠的母親，見了幻仙一手擦着淚，一手握着伊道：「阿彌陀佛，這避冷趨熱的時代，還有個不以貧賤相忘的萬小姐。」幻仙在庵裏住了十天，倩珠也拋卻了佛珠，伴着故人日徜徉於山間水間。那無人垂青的山花野草，也隨着微風媚悅這多情的遠客。——一天他倆坐在一塊巖石上，倩珠望着淙淙的流泉，不禁長嘆！幻仙手裏拿着一根樹枝，隨意玩着道：「倩珠，我說句背逆你宗旨的話，我現在打算辦個很大的公司，裏面分出許多部分，各部有各部的出品。原料一切，絲毫不用外貨，以圖利權挽回。但是一人的精力有限，很願約着你同麗梅三人合力，麗梅住在京裏，我想他總不能拒絕我的，我想約你一同前去進行。至於伯母住在我家，更沒什麼不便，家母也是信佛的，兩位老人正可彼此相伴。你我青年，又何必爲這木魚貝葉，犧牲了一生呢！況且甚麼成佛，成仙，都是欺人的話，不看你家祖母……」幻仙說到這裏，忙止住了。倩珠兩眼含淚，握着伊道：「作事就不痛苦嗎？恐怕比什麼還痛苦呢！對你講，現在我國的社會，最迷信一個「洋」字，你要辦什麼公廠，公司，自己出品，把「國貨」兩個標在上面，除了少數的學生以外，恐怕鬼都不來買你的。」我想只要大家把利字看輕，能够物美價廉，還怕不能行銷嗎？」



「我勸你不必約我同麗梅，不如約兩個外國朋友作招牌，還好一點。」哈哈！我還不如養兩條洋狗省力呢？……管他去，我總要盡全力去破除社會的洋迷……」這時天空漸漸放下灰色的幕，他倆也就返庵去了。

幻仙離開倩珠，當然回來北京，去訪麗梅。但一連跑了三天，都沒尋着，後來伊忽然得到一個主意，跑到麗梅前住的那街上，分駐所去問。纔知道前任次長的章大人，住在東城船板胡同，把伊喜得什麼似的，坐上車子就叫加快——果然一剎時就到了，究竟作過幾天次長的不同，高大的朱門，電燈電鈴好不齊備。門口有個女僕，抱着個不滿週歲的孩子，旁邊還立着個四五歲穿得似乎像個丫頭的孩子。那女僕看見麗梅坐着馬車，不同普通的客人。忙道：「您找誰的？」你們太太在家嗎？」在家在家，請問小姐貴姓。」我姓萬。」請在裏面客廳坐我去替您回去——」幻仙坐在那足候了半個鐘頭，還沒人來，心裏又急，又惱，伊想：「一個人真是作了太太就有獨子了，對於故人一點情誼都沒有……我要不是初次上門，不追進去痛快罵他一頓纔算呢。」黃媽倒茶。『啣！麗梅怎的聲音都變了。』伊樂極，氣極，高聲叫道：「麗梅同我拿起太太獨子來了。」那知走進一人，不是麗梅，乃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婦，見伊忙道：「姑娘來找誰的。」「我是來訪我的義姊，章次長的夫人……不知夫人是他何人，他今天可在家裏……」這婦人紅着臉道：「章次長就是我的丈夫。但是我同姑娘，素不相識。」啣——又找錯了，夫人原諒。……」這時旁邊一個老媽插口道：「呀！姑娘莫非來訪前頭太太的嗎？」你說什麼……」我

一時想起來了，去年姑娘還在外國寄了一張像來，我們太太對我說是他的乾妹子。萬小姐：「可憐他在去年冬天就死了，這是我們新太太。」幻仙聽到這裏，不由放聲大哭……這位新太太，很不快意的，各自上房去了。「請問你們太太現……現葬何處？」我們老爺，本想把太太葬在老墳地，同前面那兩位太太排起來。無奈太太臨死有話，說要葬在萬牲園，那裏一棵什麼樹下。可巧那時萬牲園正歸老爺所管，所以老爺就照了他的話辦了。唉！姑娘死的還沒什麼，只可憐留下這個小姐……老佛爺那裏有眼，您乾姐姐從前待別人的孩子，是怎樣待的，現在自己的孩子，真是還不如個丫頭……小姐您來時，立在門口奶媽旁邊那個就是……」幻仙揩着淚，拿了兩元給他道：「你明天把那孩子引到我家去。」起身直向萬牲園去了。

這時各報紙上，那家不大書特書，維權公司招股廣告。熱心的幻仙，那天不奔走於炎日風塵的道上——一天伊正坐在辦公室裏，僕人送進一張名片來，伊望望是個不會會過的人。心想一定是投資的了，忙道：「請在客房坐——待到一見，直使伊怒從中來。原來是個走狗引着個矮矮的外國人來運動伊，把這公司改爲中日合辦，伊立時拒絕。那外國人，臨走譏笑着道：「女士不必做夢了，你們貴國那個大公司，大組合沒有外國股，沒有外國人……」

幻仙深鎖雙眉，兩手按着腦部，撐在斜面的寫字臺上。外面一陣陣的狂風，不住的刺伊心懷。「唉！五層樓的大公司，貨積如山——工人也罷工了，辦事的人從前口稱同志的，現在也不來了——那叮噹叮噹恨人的電話，還不時的送到索債聲——財產，信用，完全破產。怎樣好呢。



……「伊正自出神。只見對面穿衣鏡裏，露出個白衣白裙的人來……」「幻仙呀，我的話怎樣。」

愁慘陰沈的秋日，各種生物都爲騷縱的西風而萎靡。所以萬牲園那棵櫻花，也不免枝折葉落。但靜臥樹下的麗梅，卻厚厚的添了一牀紅黃色的錦被——一天傍晚時分，兩個面色枯黃的女郎，沿着哭泣般的溪流，漸漸來近這棵樹，坐在地上狂也似的大哭。我想他們所嘗的世味，家庭的痛苦，社會的打擊，國家的紊亂，那地下的麗梅也未必不哭——這時那溪流的聲音，一聲聲喚着他們道：「可憐的人來！來到我懷裏，我將給你個永久的安慰。」但一個白髮老人，陡然立在他們面前，拿了個水瓶道：「弱人，快拿這聖水去洗洗你們蒙昧的心——不經荊棘，那得坦途。不走黑暗，那見光明，努力努力在你們應當安息的前一小時，還須努力。」

——完——

圖 盒 瑣 話

張 緩 圖

▲鐵索棺

揚州方爾咸先生。與同人乘小艇遊廿四下。瞥見岸畔一穴甚大。因相約秉燭入視。見一黑漆巨棺。用鐵索高懸穴內。視其碑。爲明某妓墓也。因相與巡視而出。後其穴遂塞。至今無復知者。

憶蘭館聯話

徐寶山

余友武陵陶子漁。善詩工聯。嘗以此自述感慨。茲錄其感言聯云。「生病夫國。居廢民村。率性與天遊。祇自安泉石。膏盲烟霞痼疾。有利人心。無求世想。沈棧觀物鏡。每太息漁翁鷓蚌。公子螳螂。」又云。「眼前生計最艱難。笑吾徒蓬筍蕭條。阮囊羞澀。猶復咬文嚼字。日日沈酣於百蠹叢中。縱學成蘇海韓潮。未必送將窮鬼去。天下利途多險阻。歎從古蠅頭起釁。象齒遭焚。依然握算持籌。人人奔競在青蚨聚處。便積到鄧山郭穴。可能迎得壽星來。」痛快淋漓。可作名利場中人當頭棒喝。

陶君又嘗以新名詞綴成數聯。亦均關心時事。其一云。「棋局變蒼黃。政界團。商界團。軍界團。學界團。擾攘利名場。幾輩熱心天下事。輿論淆黑白。主觀的。客觀的。樂觀的。

悲觀的。競爭優劣點。一雙冷眼靜中窺。」其二云。「民族起風波。爭法權。爭兵權。爭利權。總以強權分界線。英雄造時勢。戰農業。戰工業。戰商業。須從學業定方針。」傷時之言。語語沉痛。非有心人。不能出此。

某學究五十自壽聯云。「吃飯大難。好個半老書生。已吃了五萬四千餐飽飯。掙錢不易。就到一家蒙館。也掙得三百二十塊洋錢。」瀟灑超塵。對語工仗。以白話文出之。尤覺新雋可玩。

某君贈潘何兩姓結婚云。「有水有田兼有米。添人添口又添丁。」妙在拆兩家姓氏。恰合賀喜口吻。

甲生頭上有黑癍。乙生左目已瞽。師戲集杜詩云。「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翻。」信手拈來。詼諧之至。

T'AI SHAN (英文泰山)

BY DWIGHT CONDO BAKER, M. A.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English. Profusely illustrated. Pp. xx+225. Price, \$3

This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volume dealing with one of the most famous mountains of China, with all the folklore and mythology pertaining to it, will not only delight the foreign community but also all Chinese who love good scenery and take pride in their country's grandest sights. Begun by the late Henry S. Leitzel, a missionary at Taian, as a translation of a twelve-volume history known as "Tai Shan Chih" and completed by his friend Mr. Baker, the book stands as a most convenient and serviceable guidebook to the mountain now obtainable.

But the authors have done more than that, as they have incorporated in the book many of the religious and artistic ideal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ree use have been made of old Chinese cuts and translations from ancient Chinese poets, both expressive of the century-old place of veneration the sacred Eastern Peak held in the minds of the Chinese. In the first nine sections, mythological and religious beliefs are freely treated side by side with the more prosaic details of the locations of the various sights. In the tenth section the authors have given us an annal of T'ai Shan recording, as the result of scholarly research, the various historical events connected with the mountain. The book is written throughout in charming and simple English. An appendix giving a table of historical periods and a bibliography and full index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names are some of the minor useful featur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PUBLISHERS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學適用

音樂書



英文
中外學校唱歌集

紙面五角 布面七角半

Anderson 編 本書所輯有

中外學校校歌各國國歌以及
西洋家弦戶誦之曲包羅頗富

今樂初集

一册 一元半

新歌初集

一册 一元半

蕭友梅易章齋合作 上列兩
集歌辭多閑適妙美之品足以
陶養性情啟發靈感所譜樂曲
密合情調堪稱二難洵藝林之
新獲學子之鴻寶也

中等學校唱歌集

二册 各一元半

周玲蓀編 本書第一編為普
通唱歌法詳述各種練習法並
附加歌曲以資練習第二編選
集西洋名曲所配歌調或著或
譯均為富有美感之作



路過

學 瑩

從我們家到學堂裏，得經過一處中國式的高大洋房。在這一帶路上要算這一宅房子最濶氣，所以很惹人注目。這房子的兩重大門，是終年緊閉着的，也永不曾看見有一個人進出；許是我們經過的時候，他們恰巧不出來罷。附帶在這房子的左邊是一個汽車房，好像我們每次偶然向這房裏一望，汽車總還停在裏面，不知什麼時候纔是牠去出風頭的時候。

這一天，那宅房子裏忽然重門大開，從門口可以直看到大廳上。許多打雜的從這邊竄到那邊，三四個穿長

袍的不住的指東劃西，嘴裏不知說些什麼。天井裏用蘆蓆蓋得黑越越的，蘆蓆上面還罩上大塊的紅布綠布，四圍豎着紗窗，作為臨時牆壁。大門外面用彩綢裝成一座牌樓，掛着四盞大紅紗燈。兩旁豎着一對高燈，貼着鮮紅的劉府兩字。我不禁微笑對我那同行的琪花姊說：「這家人家做喜事哩。我們去吃酒罷。」琪花說：「好啊，不知這裏是女家還是男家。」我說：「做女家的客人最沒趣，新娘子一出門就冷清清的沒有什麼事了。」琪花姊笑道：「看來你真想去吃喜酒哩。人家沒有下帖子請你，接

上門去不怕被人家趕出來麼？」這樣說說笑笑，已經到了學堂裏，各自去上課，也沒有機會再談起這事。

及至我們散課回家時，再經過這裏，大門還是開着，下人們依然是忙忙碌碌；大廳上掛得一片通紅，夾着許多金字。正中四個大字，是「鸞鳳和鳴」，旁邊一行小字，隱約是「某某先生哲嗣某公子合登佳禮」。琪花姊道：「這裏是男家，照他們這排場一定很熱鬧，我們快預備去吃酒罷。」我道：「很好。要是我們打扮得很漂亮的進去，他們還敢不招待麼？不知那所謂某公子的是怎樣一個人物。」琪花姊道：「古董式的有錢人家的媳婦不容易做，我到很替那新娘子就心事。」我也附和着她笑了，然而我私心很盼望那人家並不是像琪花姊意想中的那種景象。

第二天，我們經過時，那人家的天井裏已聚了兩班金聲奏，兩三個衣冠華麗的孩子，在門前閑眺，大廳上嘈嘈雜雜，大概還在佈置罷。午飯之後，我們從家裏出來，纔

轉到大路上，就看見路旁擠滿了人，個個伸長頸項，含着羨慕妬忌的眼光，瞧着路中間，嘴裏嘖嘖的說道：「啊！好福氣！這嫁裝多考究。紅木傢伙，金銀臺面，外國木器，新式陳設品，沒有一樣不完備，沒有一樣不考究。啊！好福氣！」我們擁出人叢，果然見一長行的嫁裝，像迎神賽會那樣在路上迎過。致於東西的完備不完備，考究不考究，我們是莫明其妙，所以也沒有心緒去研究，祇是因爲這些事在我們眼睛中不大看見，很覺新奇，就站住看了一回。上課時候快到了，沒有等看完就急急趕到學堂裏去。走過那中國式的洋房時，纔恍然想到這些嫁裝原來就是發到這裏來的。

今天該是婚期的正日了，我們來去匆匆，也沒有工夫去細看，祇見門前停着好幾乘汽車馬車；每次有穿袍褂，或是西裝的，或是珠翠滿頭的人進去，裏面就奏起樂來。汽車房也已騰空，化作了車夫的會客室，打雜的手忙腳亂，似乎比昨日更其忙。……及至我們午後散課回家

時，走到半路上，遠遠的聽到一派音樂聲音；或者是雄壯奮激，彷彿是行軍出戰的軍歌；或者又是淒婉沈肅，彷彿是安葬的哀曲。我們猜測道：「這是什麼？娶親麼？出喪麼？啊！不錯，一定是那劉家迎娶的來了。漸走漸近，看得清楚了，打頭的那對高燈上面的紅字，果然就是那個『劉府』。還有一對燈好像是姓湯，或者是楊。高燈後面就是一班軍樂隊，再後面是一班穿大紅繡花衣服的小堂名，再後面又是軍樂隊，又是成人的音樂班，又是軍樂隊，又是小堂名，最後纔是一頂鮮明燦爛，喬麗堂皇的花轎。一大隊看熱鬧的人，緊跟着轎子，大聲說笑。我被好奇心所衝動，看着琪花姊的臉道：「這種老式婚禮倒沒有見過，何妨去瞧他一瞧，開開眼界？」琪花姊顯然正和我懷着同樣的心思，當時就很高興地點頭道：「贊成。瞧瞧熱鬧，諒來沒什麼要緊。况且多一次見聞，到底多增一分智識。」於是我們就回轉隻步，遠遠的跟着轎子，不大的工夫，已到門前，在鞭炮聲，么喝聲，和鼓吹聲中，轎子慢慢的進了大

門，看的人也爭先恐後的擁進去。院子雖然大，除了奏樂的人的地盤，已是有限，看的人又這樣多，真是擁擠不堪。我們擠在後面，什麼都看不見，祇聽見一陣陣的鼓樂聲，歡笑聲，隱約看見大廳上人頭移動罷了。

花轎退出來了，費了好大的氣力，纔在人叢中打出一條大路，讓花轎平平安安的經過。然而花轎一過，兩邊的人立刻又併合攏來，我們踮起了脚尖，伸長了頭頸，終於看不見什麼。但是我們既然來了，難道就這樣算了罷？不行，我們一定得看個究竟。於是我們兩人手牽着手，用力分開衆人，擠向前去。擠出了一生大汗，總算被我們擠到了第一排。這時中西合璧的音樂，悠揚動聲，新娘被兩個喜婆婆扶住，手裏牽着紅綠帶，在那裏一起一拜的動着。咦！這不是所謂交拜天地嗎？可是新郎官呢？怎麼對面的不是男子，卻是一個女郎，——一個十四五歲的女郎。唉！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滿屋中頓然好像陰風淒淒的佈上了一層愁雲慘霧，那些賀客的臉

上雖是滿堆着笑容，背後卻彷彿都隱藏着一付哭臉。我拉一拉琪花姊的衣袖，悄悄的說道：『不用看了，我們走罷。』琪花姊點點頭，我們就回過身來，慢慢的用力向外擠去。這時看客中人聲嘈雜，大概是在那裏紛紛議論這事。究竟是嘆息呢，嘲罵呢，代抱不平呢，我們也沒有心緒去細辨。擠出了人叢，我們兩人不約而同的發了一聲長嘆。琪花姊悽然道：『這又算什麼呢！』我道：『總不過又是那麼一回事了。這些人染了些時髦習氣，就自以為爲了不得了，家庭中偏又舊的不堪。新舊不相容，因而演出這樣的怪現象。真是不得了，這種事現在越弄越多了。在男的固然可以遠走高飛，恢復他的自由生活。然而女的呢？一個個卻被陷入苦痛的旋渦中，終身不能排脫。唉！這樣那裏是婚姻問題的根本解決？』琪花姊道：『其實平心而論，也不能不怪那些女子太頑固了，太執而不化了。不要說自己沒有跳出這痛苦旋渦的本領，往往人家拉她們出來，她們還死守着不肯出來哩。』我道：『她們所

處的環境如此，所受的教育如此，從小在舊道德，舊思想中長大，什麼新智識，真文化，在她們腦海中沒有些微影子；頑固，執而不化，又豈是她們的罪呢？那班人既自命爲覺悟的新青年，就該顯出他們的法力，勸化那些老頑固，使這幕悲劇不要演成纔是。既是沒有能力阻止，就該陪她受罪。這樣一走就算了麼？』琪花姊道：『陪她受罪？真是新鮮的話頭。怕天下沒有這種好人罷！據我看我們女子吃虧的地方多得很，豈祇這一端。要靠男子幫忙，不要說是靠不住，而且也倒霉死了。總要我們自己肯出力，把這千鈞重擔擡起來纔行。我兩人將來如果學業有成，何妨就在這上頭盡點心呢？』我道：『好，你這話我很贊成。』

幾天熱鬧，一剎那已成過去的陳跡。彩棚牌樓都已拆去，重門依然緊閉，對人作不睬不睬的傲態。然而我們兩人對於這一宅大洋房，卻已不自覺地增進了一層情感。每次走到這裏，我們再不能淡然無動的直走過去了；我們總要站住腳，向着那樓上靜悄悄的窗戶望幾眼。那

天新來的那個人呢？是在這間房嗎？啊！一定是這間房裏。

你看那窗子上幕得紅紅的，不就是很顯明的證據嗎？

：可憐得很，她在那裏幹什麼？……她的丈夫終究可會

回心轉意呢？這家的人看待她怎麼樣？她的一生就這樣

算了麼？……這些就是我們關係她談論的資料。我們又

為她的將來虛擬種種境遇。自然在我們的想像中，怎忍

叫她吃虧受苦，得慘痛的結果呢？我們幻想她因為受了

不平的刺激，毅然決然的跳出範圍，發憤求學。她的生性

聰明，人又能幹，勇往直前，一心一意的做去，終於成爲一

個赫赫有名的女界之傑。又或設想我們已辦成了一個

什麼會，在社會上很活動。當時我們去訪她，和她的家人

反反覆覆，勸他們解了她的束縛，把她拉入我們會中，和

我們同心合意的辦事。我們和那可憐的樓中人，雖則除

了那天隔着大紅的蒙面紗一見之外，永沒有再見過，而

我們的心似乎和她的心早已深深相印！樓中人啊，你

可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兩個天真的幼女，在此爲你徘徊

徊感慨麼？

光陰荏苒，倏忽又過了兩個多星期了。一天，那劉家

的大門忽然又大大的開放，下人們又在手忙腳亂的竄

出竄進，門裏門外又在張燈結彩，然而今天的彩和燈全

是白色的。佈置的人雖依然是談笑自若，而悲哀的哭聲

已隱隱隨風送入我們的耳管。我們呆了一呆，走遠了幾

步，纔低低的互問道：「那家什麼人死了？……不要是那

個新娘娘，因為過不下這淒苦生活，抑鬱死了？……不見

得，如果是她死了，未必有那麼多人傷心痛哭？……那也

說不定，本來她的身世這樣可憐，有人心的誰能不爲她

同聲一哭呢！」說到這裏，我不禁心上一酸，眼睛裏就有

點不自然起來。再一看琪花姊，正把兩眼下死勁的閃動，

眼眶裏水汪汪的一泡眼淚，差一點沒有滾下來。於是我們

低下頭悶悶的一直走到學堂裏，再也不多說話。

課罷回家，我們在弄堂口分了手，各自走向自己的

家。我一進家裏的門，就聽見車夫阿福正同老媽子在廚

房裏說話。我聽了一句「不知她前世作了什麼孽，就怎樣命苦。」就不自覺的跨進廚房問道：「你們可是在說那個做喪事人家？」老媽子說：「可不是嗎？小姐，你說那個新娘子多命苦。嫁了一個癆病鬼，成親不到半個月，就孤伶伶的落了單。」我道：「怎麼是那新郎官死了嗎？」阿福道：「是啊。那個人又患癆病，又吸鴉片，本已不像個人形，到成親那天已病倒在牀上，不能起身，拜天地還是他家小姐代拜的。只可憐那女的，好好的一生就這樣拉倒了。聽說她幾次三番的要爬進棺材裏去，要不是許多人攔着她，怕她不久已撞在棺材角上死了。其實她還是

死了的乾淨，活着還是什麼趣味，又沒有留得一男半女，公婆又難侍候，妯娌們又個個是尖刻透頂的，現在不死，將來也難免被磨折死，反不如一頭撞死，也可以博得一個烈婦的名聲。」

唉！我默默的走進自己臥室，把書包向旁邊一攢，坐在牀上出神。她果然不如死了乾淨麼？她的一生就該隨着她那痛癢無關的名義上的丈夫而完了麼？我彷彿看見她把頭撞在那可怕的黑漆棺材上，滿身滿面盡是鮮血。唉！誰實爲之？是她的命該如此嗎？

——完——

西 笑

馮 霽 虹

上圖畫課的時候。先生對學生說。今天你們可以隨意畫些什麼。不過一定要靜心去畫着。等了一個鐘頭。大家都畫好了。先生便一張一張的看過。看到惠而司的卷上。並沒有畫着一些東西。便喊他問道。你爲什麼不畫。惠而司道。我何嘗不畫。這是一張極精美的英法交戰圖呢。但是先生所以看不出的緣故。因爲軍事秘密。不便宣布啊。

造製樣怎 (1)

英文工業管理法	職業技師養成法	科學的工場管理法	工場設備	工業常識	清涼飲料製造法	新編染色術	紡織工業大要	珪瑯器製造法	陶瓷學	易器製作及實驗法	理化製法	發電機電動機製造法	機器製造業大要	工業藥品大全	工藝製造法	化學工藝寶鑑	日用工藝品製造法	最新化粧品製造法	香粧品製造大全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四角	六角	三角	七角	二角	二角五分	三角	三角	三角	六角	七角	五角五分	五角五分	二元四角	二元八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五角	六角	二元四角

關於製造上，有兩點應加注意：一、用什麼方法製造；二、在何種狀況之下製造力可以增加。現在把我們出版關於製造法以及工場管理法的書，列舉在下面，供諸位選用。

國貨製造家的 應該注意的 兩件事

銷推樣怎 (2)

今世中國貿易通志	國際商業政策	股份公司經濟論	商店組織管理法	投資常識	店友須知	英文商業常識	英文商學大全	增廣商人寶鑑	英文市場交易法	現代商業經營法	銷貨法五百種	新式販賣術	廣告須知	英文新廣告學	零售學	英文售貨術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二元五角	六角	一元	八角	二角	二角	一元	三元	一元六角	四元	六角	六角	六角	四角	三角	五角	四元

貨品製造以後的要務便是推銷。關於推銷以及與推銷有關係的書，我們有下列各種：

啟謹館書印務商

國民外交 應具之 國際常識

國際關係論 鍾建閔譯 一冊 九角

原書係彙集英國著作家 Bryce 遊美時之講演稿八篇而成，旨在消弭戕害和平的危機，以謀國際友誼的增進。識見閎通，文章爾雅，譯筆循切，原意慎重，出之

萬國聯盟 盟 周鯁生著 一冊 一元

本書詳述國際聯盟的經過、組織及活動情形，歷史與法理兼備，書末附錄漢譯及英法原文的聯盟規約，尤便研究者之參考。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 吳品今著 二冊 一元六角

本書分通論、分論兩篇。通論述戰前國際形勢及國際聯盟成立之經過，分論詳析國際聯盟之組織及附帶問題。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

周鯁生 一冊 二角

華會見聞錄

賈士毅 一冊 一元

大國際條約大全

本館編譯所 一冊 一元六角

中國國際條約義務論

刁敏謙 一冊 一元五角

中國國際法論

王鼎 一冊 六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露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第十七章 黑情人

(一)

麥歇西琪錫猛。貴業盛隆。可賀也。西琪錫猛笑曰。戴茜女士乃以我業爲可賀耶。戴茜曰。業懋而利溥。如之何不賀。吾嘗以營照像之業者。兼撰攝影之書以餉世。貿易必大茂發。徵之本店帳冊而愈信。果我稽核無訛。款目皆確者。則收入實溢出支付多多。金鎊



疊疊。利市奚止三倍。西琪錫猛曰。店中帳務繁瑣。纔經過目。便已洞其綱領。女士真天才也。甚佩敏慧。營業昌茂。端在得人襄佐。頗願得如女士者與我共業。女士其有意乎。至於店務帳目。亦嘗聞有任意開列。以自誇顯者。願我則不然。且甚感女士悉心鉤校。詳其盈絀。賀我羨餘豐厚。唯是同業合股之請。能許我否。戴茜婉謝曰。至感麥歇盛意。同業之約勢有所不能承。緣我備役此間。爲時暫也。會且他去。……西琪錫猛不俟其言之畢而對曰。爲女士計。置身廣大雅潔之公事房。握管靜坐。實較僕僕道路。從事警察之業爲宜。我雖商賈。而以映像爲營業者。然頗傾心於偵探之……戴茜中止其未盡之言而詰曰。緊誰語先生。言我是警署之人。西琪錫猛曰。女士自以告我也。以女士之人品儀容。望而知爲中等階級以上之人。而來敝店。願不受辛工而爲傭。所事頗煩瑣。潛觀女士處理之。又捷給勝儕輩。夫豈常人哉。而謂我不省耶。女士毋說辯。不自承。我雖攝影師。幸弗默盲。今且問女士。詣我店。勾當何事。戴

茜曰。行踪旣爲君瞰破。則又何辯。我誠警署中人。身爲女偵探。戴茜者。一時之假名耳。我真名爲馬丹戴維絲。西琪錫猛曰。敢問詣是何所搜尋。戴維絲夫人曰。尋一證佐。數星期前。探有人會抵此。拍照一十八月之小兒影像。我欲知其人誰某。兒名達廉。牙醫賈立克戀人芳瑟賴梅茜之子也。西琪錫猛曰。賈立克者。得毋殺妻之人。經官中判以縲首之刑者耶。馬丹戴維絲……戴維絲亟曰。勿以是稱呼我。西琪錫猛訝曰。何也。馬丹非自言戴維絲蓋真名歟。戴維絲夫人曰。唯其是我真名。故不願君以之稱呼我。我而君自明身世。俾君知我誰某耳。君爲店主。義不容久隱。但未便令店衆咸知我。致多無形障礙。或以敗吾事。西琪錫猛頷首曰。諾。馬丹言當。語及此。室門陡啓。走進一人。形容至詭。服御尤奇趣。蓋一黑丈夫。皮膚墨漆。綴綴有光。軀幹修偉。雙肩廣博。衣綠色長外套。鈕袖章皆銀。金綬當胸。蹠曲之髮頂。戴一與衆不同之漆皮鴨舌帽。足踏黃皮靴。碩大無倫。雙手戴白色長指之手套。來者蓋西琪錫猛

照像館店前應門之侍役。西琪錫猛見其忽然闖入治事之室。訝嘆曰。汝胡爲來。黑奴操不規則之法蘭西語曰。主公。我來此。蓋有人詣店拍照。我可引其人到畫像之機前否。西琪錫猛引眸望戴維絲夫人。力忍笑。訶黑奴曰。卓。導客非汝職。何事妄僭越。我僱備汝。僅令立門前。……事不干汝。誰遣汝詣此。趣出。黑奴噉應曰。諾。主公勿怒。我出可。我下。赴門前。語來婦。入廳事靜候。遂旋踵。掩門而去。戴維絲夫人目送黑奴入室。顧西琪錫猛曰。麥歇何自識此黑種人而僱備以爲役。西琪錫猛曰。我何嘗識其人。其人蓋應我泰晤士報上廣告之招請而來。我以其皮色。易令人屬目。故僱備之。令矗立門前。惹路人動目。若以爲店招。其人任店事。纔七八日耳。戴維絲夫人搖首曰。任意雇用素不相知之人。似欠斟酌。西琪錫猛微聳雙肩曰。馬丹頃猶詰我何由歐悉夫人是警察界中人。即此「任意僱備似欠斟酌」之言。不啻夫人自出偵探證示我。凡爲偵探者。多幻覺。縱極平淡之事。每疑以爲有不可思議之奇。捕影

風頭。捉漚水面。……戴維絲夫人展吻欲辯。西琪錫猛不待伊發吻而言曰。馬丹勿過慮。我敢保證黑奴卓之未必爲歹人。以其人癡默而又鍾情於……戴維絲夫人曰。鍾情奚異。西琪錫猛曰。異在其鍾情於馬丹耳。馬丹雖名探。但終久是婦人。……馬丹倘略加注意者。必能覺察黑奴每值馬丹。其一往情深。不期然而流露。……戴維絲夫人笑曰。麥歇忘我齒衰。非復談情言愛之人耶。而何況黑人於我。若風馬牛之不相及。西琪錫猛猶欲有言。室門又啓。走進一人。白種人也。爲一店夥。其人攜巨笈一事。入置地。顧西琪錫猛曰。主人。今日無意中。得以賤值爲主人購有此疊疊物。言時出笈中物。羅列地上。西琪錫猛視所陳。則照像用品也。攝影鏡箱也。藏片暗匣也。化學藥物也。類都冷貨攤叫賣場各處搜羅來者。西琪錫猛氏好以廉價收買可供己用之半舊照像品物。應店中之用需。店員有便。輒代搜求。以博主人歡心。此時瀏覽諸物。愉然曰。佳哉。沙瑞。各物尙都完好。爲值得弗甚昂否。沙瑞曰。否。厥價可

稱廉極。方欲逐物言其價報主人。戴維絲夫人忽動眸示意。欲西琪錫猛遣店員走出。西琪錫猛即作態止其人。並藉詞囑其人退去。店員既去。西琪錫猛叩曰。馬丹戴維絲。何事令我遣此人退出。戴維絲夫人不應。疾起。撲向沙瑞所羅列諸物之前。面容劇變。如觸鬼眚。舉動失常。忘其所。以不復似頃間凝笑雍容矣。西琪錫猛駭甚。停眸深矚伊人。則見伊攫一柯達克小鏡箱在手。加眼鏡於目。聚全神注視鏡匣一角。若以規取所鐫刻字跡。疑顧有間。似無所得。授鏡箱於西琪錫猛曰。乞先生辨識鏡箱字迹以告我。西琪錫猛運其老練之眼光。端詳良久。且睇且言曰。上有兩字母。「S」與「Y」……須之。尚有一字……號碼也……然……然……亞拉伯字「4」也。戴維絲夫人駭動曰。果不出我所料。君看出鏡箱鐫字爲S……Y……4……不誤否。西琪錫猛曰。然。信此三字不誤。戴維絲夫人立曰。西琪錫猛先生。請以此鏡箱。轉售與我。索價幾何。趣言之。西琪錫猛曰。我不賣鏡。但馬丹果需要。可以奉

假。用後仍須歸還我。戴維絲夫人受鏡曰。謝先生厚我。手鏡。撫弄再三。欲啓。忽呼西琪錫猛先生。西琪錫猛問故。戴維絲夫人曰。請先生告我。鏡箱中得無置有軟片。而曾經攝映景像者。西琪錫猛取鏡過目曰。然。如馬丹言。戴維絲夫人聆言。不覺臉紅耳熱。心大跳動。復請西琪錫猛曰。請借黑房一用。我須立時沖洗鏡中片子。一覘究竟……我知沖洗。不勞動先生也。西琪錫猛諾焉。撒鈴三響。沙瑞入。西琪錫猛令燃紅燈。整飭黑房備用。沙瑞退去。西琪錫猛反顧戴維絲夫人曰。請候須臾。沙瑞自知調齊藥品備用也。

(二)

年來科學發達。民智日開。攝影術已爲一般人所共曉。戴維絲夫人身爲偵探。此道尤所嫻習。猶之德律風。電氣。以及槍銃之射擊。統爲偵探應具之藝術。讀吾書者所共知也。顧戴維絲夫人何以一見沙瑞爲西琪錫猛氏所收買之照像用品中。有一柯達克袖珍小鏡箱。始則驚矍動容。

繼以狐疑。而終乃狂駭。劇有所感觸乎。蓋所見之小鏡箱。

爲柯達克廠應英倫警署之囑。特製以爲警探之用。式樣

不與市售者同也。戴維絲夫人見此不禁納罕。公家發給

警探備用之鏡箱。何得鬻售與人。致爲沙瑞所購得。豈有

偵探而賣鏡箱者耶。初時尙疑事物偶有類似。彼鏡未必

卽警探之物。迨經西琪錫猛辨晰鏡端鐫字後。乃大訝怪。

S……Y……者司各蘭德警署 Scotland Yard 之縮

寫也。物必屬之偵探無異議。最所駭悚者。則SY兩縮寫

字母後。復綴一4字。此一數碼。他人觀之。不覺有異。而自

戴維絲夫人目光看去。幾爲驚叫失聲。蓋此第四號攝影

鏡。屬之五人團團友。佛輪徐備用之物也。佛輪徐攝影鏡。

何以由沙瑞自叫賣場或冷貨攤購得。不亦奇耶。佛輪徐

受團友委託。赴法蘭西尋覓賈立克夫人去後。杳無音信

前來。而其隨身應用品。今不期發現在零星冷貨堆中。其

人又安往哉。已而察知鏡中有軟片。又據西琪錫猛所觀

察。謂片經移動。應已攝有影像。意其中必有所印映。故欲

一爲沖洗。驗取所有。

(三)

戴維絲夫人入坐黑房。一燈熒然。紅火黯淡。咫尺之外。洞

黑不辨影物。開鏡匣。取出軟片。片有多幅。一一分開。異乎

尋常之連幅成捲者。戴維絲夫人依序取第一幅。浸之盛

有顯影液之盤中。片上影像。經藥液感應作用。徐徐顯露。

該片似用鎂光。攝之黑夜間者。片現一船上甲板影像。船

外隱隱有景物。儼然港埠。一望而知。映攝之際。船舶方出

港也。戴維絲夫人凝神觀察港埠風景。俄而辨識港埠非

他。蓋荻鴉泊。繼又發見船懸救命圈上。標有「伊高索」

字樣。而伊高索者。乃往來荻鴉泊與紐海芬間一汽船之

名。戴維絲夫人所知也。默忖據模片影像觀之。佛輪徐應

在伊高索舟次。何以彼日伊高索船隻抵埠。不見佛輪徐

歸來耶。戴維絲夫人一面沖洗。一面觀想。俟影像畢呈後。

置清水中。漂洗數過。投入定影液內。自語曰。船上人影。依

稀似有相識。內中尤以一少年。暨一婦人。最爲貌善。彼何

人哉……思猶未已。陡覺身後有異。似有氣息咻咻然。掠後頸骨而過。又彷彿有呼吸之聲。駭絕。掉首四顧。室中漆黑。茫無所睹。毛髮悚然。如接鬼物。忽自晒曰。吾何怯也。乃有鬼物之思。時適懷念佛輪徐。念其忽杳踪影。玄不可狀。撫物思人。微有物存人亡之疑。故以念及鬼物自晒。已而隱約又聞太息之聲。戴維絲夫人。驚變而噴曰。誰也。語發。不聞應聲。微聳雙肩。悄自訶曰。我何默蠢。乃以鬼物自惱。如我之年。何有於鬼物。矧身為偵探……念及此。亦不復更思。別取一模片。置顯影液中。壹意沖洗。神不旁分。此時顯影液中。模片影像。逐漸顯呈。初露黑影一角。已而辨是屋宇。俄復見有窗扉。窗前光線充足。影物明晰。旋現婦人半身。戴維絲夫人睹此。驟生幻想。念伊人遮莫是賈氏婦。斯念比與。幻想重重。意不可遏。立自顯影液盤中。取出顯影未竟之模片。持就紅燈燈光前。仔細端詳。不覺大喜。影中人憑窗而立。若有所思。細察容顏。則宛然報端所刊。密昔斯賈立克肖像也。驚喜欲絕。竊自慶曰。此鐵券也。湯

豹唯一之救星也。天外飛來。吾不失之交臂者。僅已。賈案有此。沉寃不難立雪。湯豹無辜。官人判以死刑。吾人明知其屈。而莫以直之。出此為證左。官復何說……此中影片。自我測之。決必邇來所攝取。匪僅攝取在伊人出亡之後。或且攝於賈立克入獄之後也……軟片封面紙包。有號碼。有店招。不難諏詰。證實吾言……思之忻悅萬狀。重浸模片入顯影液盤中。更為沖洗。以竟餘功。雙眸比注烏木盤中鐵鏽色之藥液。忽見盤底液面。露一怪影。彷彿似人臉。渾黯不甚了了。影中但露白眼珠二。銀齒兩排。最為明顯。戴維絲夫人悄自訝異。念誰某之影射落盤底。此間又安得別有他人。不覺翹首仰睇。見一男子。矗立身側。紅光朦朧中。隱約辨似黑人卓。目光耽耽。停眸不瞬。疑矚己身。乃恍然於頃間一切怪響。以及呼吸太息之聲。何莫發之其人。卓與己。同在黑房之內也。必其人先事隱伏。踏蹶入時。漫忽未之覺察……唯是其人在此。意究安屬。未及展唇盤詰。身後猝有巨臂。猛抱腰支。同時身不由主。為黑人

卓擁入懷抱。戴維絲夫人初不惱怒其無禮。轉以其行止詭譎爲可笑。在此一刹那間。黑人不見戴維絲夫人峻拒。頗自以爲得計。意伊人年事縱弗少艾。未始不動於情。擁之愈力。戴維絲夫人聞中念及黑人情急之狀。不覺發聲大笑。笑聲一縱。省更不掙扎者。則趣劇將不知伊於胡底。且笑且掙扎。黑人擁抱之愈力。戴幾不支。力疾與抗。扭成一團。心念此信慙慙胡纏。未可以理喻。方謀所以懲之而自脫之計。一瞬間。互扭至黑房門口。戴維絲夫人飛一腿。踢開房門。天光大入。四壁驟明。燁然耀眼。黑人出其不意。猛吃一驚。知再胡纏。決無倖。力釋所抱。反一雙白眼怒目。夫人抱頭鼠竄而去。口中念念有詞。語啾唧不可辨。戴維絲夫人未及出室追捕。陡發一聲驚呼。立即反掩黑房之門。拈視盤中沖洗未竟之模片。模片未經定影。猝接強烈光線。模糊成一片。莫辨村屋。既無窗臺。更杳倚窗人影。其餘未及沖洗之片。不待檢查。已一律走光。戴維絲夫人頓足吁嗟。恚惱欲絕。此時恨不手刃黑奴。一解心頭之恨。非

恨其狂暴。橫施無禮也。恨其無端遽毀買案鐵券。將無以洗湯豹之冤。差幸第一張模片。經已定影。輪舶甲板之上。隱約見有密昔斯買倩影。羣雜船客羣中。雖不及窗前人面之真切易睹。亦殊明晰可辨。有問戴維絲夫人撒鈴召人。沙瑞入。戴維絲夫人曰。沙君。茲有模片一幅。所闕甚鉅。約幾何時。可以曬印落紙。沙瑞衣白色治事長服。手捧鏡框玻璃片暨半乾之像紙疊疊。聆言略一顧視曰。俟模片之乾。約需二小時。片乾印曬落紙。沖曬成像。再俟像紙之乾。需時亦如之。戴維絲夫人曰。諾。請君爲我趕緊印曬。我待用孔亟也。遂別沙瑞而出。

(四)

戴維絲夫人出西琪錫猛照像館。行經館門之前。黑人卓已挺立如常。見夫人過。僞若無睹。戴維絲夫人亦不之顧。行及賀彭棧橋頭。雇馬車一輛。驅車赴檢察廳。

(五)

刑庭檢事安坐治事之室。見戴維絲夫人入。顧而語之曰。

馬丹迂道見訪。何以教我。戴維絲夫人不及就坐而對曰。檢事先生。我頃間發獲有湯豹……語及此。立改口曰。賈立克。吾言湯豹。賈立克也。我頃間發見有其人並未殺死。其妻之確證。檢事漠不爲動。攢眉靜對曰。依然個事耶。夫人應知賈立克案。官書已定。不可移也。戴維絲夫人毅然曰。事有奇冤。案須重審。遂語之故。將如何看出鏡箱是佛輪徐物。如何沖洗。如何發見密昔斯賈倩影在輪船甲板之上。一一具告。檢事初聆戴維絲夫人言。以案既堅定。頗有嫌伊絮絮之意。已而聞伊如是云云。以事關人命。未敢意氣用事。立平厭惡之心。凝神諦聽。迨伊言畢。曰。馬丹可取該項像片示我。我當據情轉達司法大臣。賈案重審與否。須候上憲裁決。戴維絲夫人聆言。不復更有所絮聒。起立與辭。重上來車。囑御人馳回西琪錫猛照像館。

(六)

約在一小時前。戴維絲夫人比離西琪錫猛照像館去後。黑人卓意態徬徨。神不自定。負手蹀躞館門前。若中心有

甚兀艱焦悚之事。不復能靜立。嘗三兩次擅離職守。潛行進館。最後。掩身閃入黑房。比出。沙瑞值之黑房門口。見其顏容奇變。黑面作青灰之色。青灰之容。在黑種人臉上。猶吾人之赭顏也。沙瑞曰。卓。汝入此何事。卓操不規則之法。語對曰。麥須沙瑞。我不勾當甚事。我不作甚壞事……沙瑞方勤所事。漠不覺黑人神色之異。邁步自進黑房。黑人忽呼麥須沙瑞。沙瑞問故。卓囁嚅曰。請麥須爲言於主人。言卓不復更爲執役於此間。先令雖可愛。奈役事雅不愜我懷。况且……况且卓自悔孟浪。不應戲密斯戴茜。欲摟抱而吻之。如此行止甚劣。甚劣……而行醜……不耶……黑狗……壞獼猴……沙瑞猝聆黑奴爲此不倫不類之言。滔滔汨汨。不明其故。停眸苦視。卓俄解衣去帽。擲沙瑞前。曰。希以還館主。躍踊而走。奔出門。疾馳而逝。沙瑞駭絕。不省黑人何事如此。楞楞不已。

已而。戴維絲夫人歸。遇沙瑞於辦事室。呼而詢之曰。密斯忒沙瑞。我囑曬之像片。印就未。沙瑞錯愕。舉臂向天曰。噫。

吾忘之矣。雖然。密斯毋惱。我卽爲趕印。戴維絲夫人曰。乞君速印曬。我急於要……沙瑞不俟其言之畢。諾諾連聲。走入黑房。戴維絲夫人未及移步。聞沙瑞自黑房呼伊。問故。沙瑞曰。密斯戴茜。子置模片何所。我覓之而不見。戴維絲夫人微震。急投黑房。推門而進。果不見頃纔以爲買案。唯一救星之模片。怪且訝。偕沙瑞。四壁搜尋。查不知所在。戴維絲夫人悲曰。天乎。天乎。奈何並此而失之。將何以利吾事乎。豈天心厭棄我曹。不欲寬之終雪乎。瞥見隣室地面。黑人卓棄擲之衣帽。異而問焉。沙瑞舉頃間事以告。且曰。黑奴殆自媿無禮。無顏更見子於此。故棄職遁走。戴維絲夫人沉吟有間曰。信耶。語次。頗以事爲玄奇。念模片之失。與黑奴之忽然遁走。先後發生。豈偶然巧值耶。抑隱有所繫屬。狐疑莫決。然亦不復更言。舍沙瑞。走入電話室。喚司機生接線達警署。延施霸對語。施霸接電。叩所以。戴維絲夫人曰。召君非爲別事。而有所干請。請問君。知有黑人名卓。最近猶執役於西琪錫猛照像館充看門之役者否。

施霸曰。卓乎。我識之。其人蓋亞非利加洲種。曾充海船火夫。邇在倫敦無恆業。時以偷摸酗酒爲事。渠未執役西琪錫猛照像館之先。爲牧蟹奴。能教蟹演種種把戲。戴維絲夫人曰。其爲人何如。有計略。能受大命。事詭行否。抑其人蠢蠢。無當注意。施霸不假思索立應曰。蠢人也。戴維絲夫人曰。佳。謝若。吾行卽造訪。一切面罄。遂挂耳機。默然枯坐。靜味施霸之言。黑人蠢蠢。施見正與己同。而以事舉詭忽。未敢遽信卓蠢。讀吾書者。當知戴維絲夫人所以致疑。厥端有二。一則信卓之爲人真蠢蠢。動於性慾。頓忘所以欲肆無禮。未遂而媿。慮或首之於官。莫逃於刑。是以懼而出走。斯蓋事之顯而易明者。又一則戴維絲夫人所憂疑。疑卓狡而非蠢。似其人陽託鍾情。陰懷詭詐。黑房隱伏。意在脅誘成奸。而在所沖洗之影片。俟隙而盡毀棄之也。假若其然。則卓此行舉措。鷹揚鶴突。不媿慣家。而其事以此。厥必有授意者。不僅僅謀消滅佛輪徐赴法尋人之影蹤。直欲盡滅賈婦生存之迹。不令湯豹有雪冤明屈之可

望也。此二者將以何爲可據乎。卓之爲人。蠢乎。狡乎。載維絲夫人狐疑久之。莫知所決。已而自爲慰解曰。卓爲人之蠢抑狡。可處決於施霸。且與商所以迹求黑奴之策。苟其有犯法之嫌疑。宜捉之送將官裏去也。起立徐出。喟然嘆

曰。事甚惶替我。即今何得。兩小時前。吾獲可以出湯豹於不自之鐵券。今也則亡。斯湯豹之不幸也。雖然。誰歟。與有深讎大恨。欲得之而甘心。必置吾友於死地而後快者。誰乎。

(第十七章完)——留——

世界談屑

劍影

鐵製汽艇最初製於一八三〇年

鐵甲船創於一七八三年

馬路始築於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七年間

希伯來文聖經全文刊於一四八八年

包封創於一六五〇年

世界譯最廣之書即基督教之聖經

攝影術完備於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〇年

全球民族約計九十餘族

一八五四年英人梅爾嚇須發明攝影用軟片

一方里計六百四十英畝

航空界最古之發明在十六世紀末葉

發明電影之人曰特斯惟斯，末不列齊而一八九四年

氣球創於一七八三年

美人愛迪生始完備之「按此人非即發明電燈者」

抽氣筒創於一六五〇年

世界最有名之瀑布爲北美之奈格拉

鉛筆始發見於一六六四年英人鮑洛代耳而一七九五

傳信法之最古者中國用烽火台羅馬用高台傳呼法

年法人康得堡改良之

世界人類之壽數平均在三十六七間

我們爲甚麼要研究學問？

(一)學問與位置——學問增高，則位置亦增高。

(二)學問與薪俸——學問增加，則薪俸亦增加。

中國最良之通信教授機關

吾人既爲職業所羈，不克親到學校上課，可不設法求學以謀進步乎？**函授學社**係**通信教授**之機關，入函授學社者，可在家中或店中，於每日閑暇之時，研求學問，而不致妨碍其現在之職務。凡有志求學者，請即加入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 | | |
|--------------------------------------|----------------------------------|
| 科別 | 特色 |
| ①國文科
②國語科
③英文科
④算學科
⑤商業科 | ①講義完美
②教法精良
③答問詳明
④學費低廉 |

本社各科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一)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報名處
(二)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教育叢著

第一期四十冊現已出版

內容：本叢著係將教育雜誌第一卷至第十六卷中重要的撰著，重新估定，選擇其中有價值的文字，做小叢書的體裁，分類編輯。凡關於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實施，以及各種教學法、各種測驗，無不兼收並蓄。可算是一部最完全最通俗的教育百科小叢書。全書共百冊。第一期四十冊現已出版，其目錄如下——

- (1) 新學制的討論 三冊
- (2) 新學制中學的課程
- (3) 小學的新課程 二冊
- (4) 小學教育的實際問題
- (5) 初級中學教育
- (6) 大學校之教育
- (7) 師範教育改造問題
- (8) 測驗之學理的研究
- (9) 麥柯測驗法
- (10) 皮奈西門智力測驗改訂法二冊
- (11) 美國陸軍用的智力測驗法
- (12) 團體智力學力測驗法
- (13) 五項測驗
- (14) 測驗與入學考試的改進
- (15) 教育統計法
- (16) 現代教育思潮批判
- (17) 日本最近教育思潮
- (18) 社會教育與個性教育
- (19) 教育與德謨克拉西
- (20) 晚近美學說和美的原理
- (21) 美育之原理
- (22) 美育實施的方法
- (23) 教學之美學的基礎
- (24) 教育上之理想國
- (25) 設計教學法實施報告 二冊
- (26) 美國三大教育家之設計教學法主張
- (27) 設計教學法概要
- (28) 設計教學法的實際
- (29) 道爾頓制概要 二冊
- (30) 道爾頓制的實際
- (31) 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的說明
- (32) 教育哲學
- (33) 教育之生物學的基礎
- (34) 教育雜文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戒

西巫瘦鐵

不知怎的我今天晚上忽地記憶起圈戒的事情來了：

那時我正在廣州新共和報館裏當編輯，不過這編輯的事情，說起來實在令人發笑，因為我的工作完全依靠着剪刀和漿糊。每天上海報紙寄到的當兒，我的工作便開場了。我把那專電任意地用剪刀裁割下來，看看够我們報上的篇幅；然後用漿糊黏到一塊兒，發給排字的工人，這個便是我一天的工作了。

這種沒理性的工作，完全和機械差不多，久而久之，我的內心便感到憎厭和疲倦；而且這難以維持生活的進益，又深切地使我感到不平 and 苦悶。所以在極難過的時候，辭職的想念，便如潮水般的滾將起來，我寧願沒飯吃，再不高興把這樣枯燥乏味的的生活幹下去了。可是這個衝動，僅僅是一閃的，不是延續地不斷的，而且一見到總理的面孔，便煙消霧滅的過去了。

難不成我真的把辭職的想念打消了麼？這當然是不會的，祇不過我把那想念竭力地遏止住，不由他膨漲罷了。因為我知道，在這樣人浮於事的廣州，要另找一件比現在較好的職業，果然煩難；就是想和現在差不多的職業，也不見得容易。

那末我倘若爲着憎厭、疲倦、不平、苦悶……等等字樣，而實行辭職，那吃飯和居住兩個問題，更怎樣去找尋解決的方法呢？所以在沒有找到別的工作之先，無論如何我絕不把辭職兩個字說出口來。不單是不說出口來，而且我還恐懼着他把我辭職咧。

但是我的計劃完全失敗了，我已站在失敗的界線上。上了。

大約夜裏十點鐘光景，我正在寄宿所裏的五支光的燈下，寫一封給雙成的信。忽然間闖進一個館役來，我仔細地向他一瞧，原來就是阿潘。便問他幹什麼？他把手裏握着的一封信遞給我，輕藐地說道：

「先生，這是陳先生叫我送來的一封信。」

我聽了他說陳先生的一封信，不覺突然的嚇了一跳，心靈便有些戰抖抖地的搖動了，我早料着這是一封解職書了。看完之後，我怔怔地坐了一歇，便對阿潘說道：「便和陳先生去說，我已知道了。」

這件事本來沒有什麼駭怪，資本來勞工的工作歇掉，也是極平常的事情啊！但是我怎能不怪他不早告訴我呢。到了今天的深夜，再兩個鐘頭就是初一，在習慣上真是不會出甚麼岔子的了，可是這辭職的一封信卻偏在這不可避免的深夜遞到呢！大約他恐怕我知道這個消息以後，要怠惰我的工作，所以用「迅雷不及」的手段，使我防備不來，唉！天哪！你怎麼把這樣很毒的心腸給與他呢！

居處還是和剛才一樣寧靜，秋風也和剛才一樣淒厲，五支光的燈也和剛才一樣光明，可是我的心卻被悲哀擁塞了，似乎被一塊大石壓着的難堪了。萬惡的資本來啊！怎麼我還不會向你辭職，你卻先把我歇業了呢？而你的手腕又是這麼的敏捷輕易，沒有一絲懷疑和遲緩的痕跡呢？你祇叫阿潘送一封信來，就把我明兒的食住一齊斷送了呢。很心的資本來啊！你真是一個魔鬼，一個狡狐！

忿怒和怨嫉逼迫我寫一封回信給他，在這信內，我嚴重地把他詛咒了一番。我知道這詛咒是太狂妄了，因為詛咒不能挽回我失敗的位置，詛咒更不能懲戒他們資本家的凶頑；可是即時我祇有取這狂妄的詛咒了，除掉這個更用什麼安慰我自己呢？寫好了信，覺得心頭稍微寬舒一點，於是把這將別的臥室望了望，又將這快要和我同被驅逐的東西看了看，又把屋子外面的秋風聽了聽，唉！他們都把「別離的悲哀」的禮物贈與我了。在平日覺得憎厭而此刻卻處得深深地留戀了。

我想明兒落港去，這裏是沒有我的地位了。可是這落港一件事，卻實在使我有點難以計議。但這是必須計議的，不容我偷懶的，可是此刻叫我計議些什麼呢？金錢麼？這勢利的東西，當然不肯跟在我的身邊。但是沒有他叫我怎樣到香港去呢？不到香港去罷，叫我到那裏去找衣食呢？於是我的心頭從新又滾起悲哀怨恨的想念來了。怎麼我和他同具五官四肢的人類，卻一逕由着他蹂

躪呢？我要報仇，我決定要報復資本家蹂躪人類的仇，不過這報仇的想念過去之後，我不禁自己失笑了。

雜亂的思想，把時間一秒一分的消磨過去了，我在此地的權利也一秒一分的短少起來，明兒落港的事情又一秒一分的逼迫近來，這真把我身無一文的落伍者壓迫得連呼吸都快窒息了。我想把東西掉換金錢，但是我知道我身邊的一切，買進來時果然值錢，賣出去可就不值什麼了。最後我才想起那久藏在篋中的一隻圈戒來了。可是這怎能想呢？想起這個實在是罪過的。——這並不是說我不應該想圈戒，是不應該想把圈戒去換錢吧。——唉！我不想這個更想什麼呢？這是我此刻唯一的值錢的東西了。所以我雖然竭力禁止我的心房不要去想他，可是我的手卻已把他擎將出來了，我鄭重地把他吻了一下，然後把他帶在左手的無名指上，用雙眼瞪視着。

「這是愛人贈我的禮物喲！我心裏這麼的想。」但

是現在卻要把他變錢用了。我何嘗不曉得，當我取得這戒指的剎那間，我就存了個永久保存的決心，我的精神有多麼長久，我就保守他多麼長久，就是我最後的一眼，也自信一定看着他的。可是如今爲着衣飯的問題，我就想把他換掉，難不成現在不應該保存麼？現在爲什麼不想保存呢？這真是難以解答的一個問題了。然我心裏卻有一個簡單而明白的義理在着。我以爲得了愛人的禮物，不貴在於永久的保存。永久的保存自然是爲着留一個永久的記念，但把這記念留在你心裏不更好麼？倘使你的記念一定要靠禮物做幫助，這些記念也未免落空而無意義了！所以愛人的禮物，更貴乎適當的使用，從使用上看出這禮物的真價值來。現在我使用禮物的時期到了。雖則這圈戒值不到四元錢，但我得了這些幫助，便會一些不遇艱難的從廣州到香港，這正是愛人賜給我的啊！這不是愛人賜給我偉大禮物的代價麼？」

此刻我的心境，倒不覺得什麼難堪了，似乎很覺得

泰然了。於是我開始整理我的書籍什物。我把那已寫而未成的一封給雙成的信，夾在一本少年維特之煩惱書內，而這本書則和其他的書一同擺進皮箱裏面去。不消一個鐘頭，一切東切都收拾完了。向鐘上看了一看，那時針已走到三點半的地位，但我一些不覺得疲倦，而且很奮興着，祇是缺乏烟草，口裏覺得很乏味。

第二天清早，我從第八甫這條街出來的時候，斜風細雨打在我光着的頭上，使我微微地覺得有些寒意。這條走慣的街上，因爲沒有溝渠，水又洋溢得三寸高了。我低着須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從前慣看的兩旁店鋪，此刻卻不敢擡起頭來望一望。我心裏想：此後許是長別了呵，街喲！這是我最後的一次了，我最後一次踏着你了。我穿過了迎龍橋，到了豐寧路，在那裏向我的朋友借了一柄雨傘，并且託他派人去挑行李。於是我便在打算圈戒的事。

我似乎記得從太平街跑下去，有幾月金鋪在那裏。

於是我就跑向太平門，一路心裏像麻醉似的沒有一些思維。

「圈戒喇！我愛人的圈戒喇！你將離我去了，你將永遠離我去了！」我一壁嘴裏喃喃地說，一壁兀自向前進行着。一會兒我已被兩隻疲倦的脚送到太平門。平常我總向左邊走到寄宿舍去，這回卻要從右邊去了。無意的舉起頭來望了望，祇見街簷的漏滴，兩邊像淚水似的奔流，我卻便在這淚水中間慢慢地前進。我舉起手來在袋外摸了一摸，那隻圈戒正寧靜地安睡在裏面。忽然在我心頭湧起一種奇異的幻覺，我以為圈戒是私生子，而我卻是凶手。真的，這真是一個正確的比喻。愛人對於私生子，一定有極嚴重的希望，但是一落到男人手裏，就不經意地把他斷送了。出了漿欄街，再走了些路，在我面前便顯出那金字輝煌的金鋪來。

生平沒有做過這些事，生平沒有做過這些去換錢的事，但如今竟做了，如今竟要做了。對不起得很，變成對

不起得很，圈戒！饒恕我罷！饒恕我這沒用的東西罷，饒恕我這卑弱無力的人罷！在這些想念當中，我已跨進了金鋪的門，怯生生的舉手向袋裏去摸，手也覺得鄭重了。摸了出來，先自己瞧了瞧，我的心不禁顫抖起來，我的手也不禁搖動起來。一步一步地裝出從容的樣子走上前去，舉起那隻圈戒來放在櫃面上。於是這隻圈戒脫離我的手去了，脫離我的人去了！可憐我竟保存不到一年。可憐我的變成怕還在夢中罷，伊怎能想到此時此刻的我，竟會拿伊親手給我的那樣神聖的禮物，拿去變錢用。可惡的幼新喇！不成人的幼新喇！變成，我願你這樣罵我，願你這樣咀咒我，那末也許我的贖不了的罪稍微減輕億兆分之一。

「換返鑲？充返乜？」店伴問我說。

「換銀。」從我將爆火星的心頭，在燃燒的心頭，幽幽地無力地喊出這兩個字來。我把這兩個字喊出來了，我把這圈戒宣告死刑了，我把我自己宣告死刑了。於是

店伴把戒指擺在小秤上，把秤墜動了幾動，又問我道：

「幾多重？」

「一錢。」更從我心裏迫出這兩個字來回他。我不得不敢再看那小秤了，我把我的眼光移到別處，想借別處的東西的誘惑，略略的壓制心頭的苦悶。但是別處的東西，一些映射不進我的眼膜，眼珠簡直失了功用，而我的心也祇是閃爍地苦悶，立在櫃邊的兩隻腿，也不斷地起着拘攣。這當兒店伴隨意地又對我說了。

「九分半。」

「唔。」我極低微的進出這麼一聲。那幾乎聽不見的店伴隨便望了我一眼，用手在算盤上撥動了一回，最後說道：

「四塊半。」

宣告了價格之後，店伴便把圈戒指送到裏面的桌上，數出二十二個雙毫一個單毫來。銀毫放在櫃面上的聲浪，和我心頭的震盪恰恰相應。我最後把那放在裏面

桌上的圈戒指望了望，眼睛裏起了一層薄薄的灰色的幕。這時另一個店伴，拿隨便的神情舉起戒指來，展成一條不成直線的直線，又把一把絞剪，將直線絞成一段一段。可憐我愛人的禮物剪碎了！我的心也在絞剪上了！可惡的東西！可殺的東西！你不能等一回麼？等我走了之後再絞不遲麼？你有意侮辱我麼？我心裏又憤怒又冒火的想，但正奈何他不得。奈何不得的我也祇好收了櫃上的錢，放進袋裏，一幌一幌地跑出了門。完了！完了！這難過而又可怕的一幕演完了！

我惘惘地在街上走着，心頭除了擁塞飽悶一無所有，兩脚也像攤軟似的走不動路。也不是責備，也不是哀怨，只是嚴重的沈默。一脚一步挨到了濠畔街口，想更到惠愛路去取一隻在修理的錶。但我覺得走不動了。也許這是身邊的毫子引起了我個情性，所以我見了這茫茫的前途，竟有些怯怯的走不上去。

「我的愛人總也可惜我的，決不肯要我冒着雨絲

風片走那樣遼遠的路。我還是坐車罷，坐車也正是我愛人的意志啊！這樣決定了之後，便招呼了一輛洋車，跳將上去。坐在車上，又嚴重地責備自己沒志氣，哀怨又來腐蝕心頭了。我張開袋口，望了望裏面躲藏着的毫子，便低低的對自己說道：

「啊！這是代價了。這是我愛人的禮物的代價了。卑污的金錢，醜陋的金錢，萬惡的金錢，我神聖的禮物竟給你篡奪去了。但是誰賣了這個呢？不是你自已親手拿出去麼？卑污的你，醜陋的你，不要臉的你，你怎麼一爲了金錢就會將禮物賣去了呢？你祇知金錢的可能，而不知禮物的可貴麼？」

車子到了惠愛路的鐘錶店，用九毫取得了錶，不覺親切地對錶向了一下，才坐上原車回去。——如今我神聖的禮物的記念，已有一部分寄托在這隻錶上了，我將永遠珍惜這隻錶，我將把珍重圍戒的心情都轉移在這隻錶上，我將永永保存這可記念的生命，使不致淪亡。

我在三圍街下車，從袋裏遲疑地摸出一個雙毫來丟給車夫。在平時我總毫不在意的給了，這回卻先孤悽地看了一回才給他，而且我心裏實在還有些捨不得。這時我癡癡地立在街口，自己責備自己的心，只是縷繞，只是拉攏來，只是苦思冥索的勾引起來。我餓死不更好麼？爲什麼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呢？如果到了真解決不來的時候，我不可以向滔滔的珠江找一條新生命麼？這不是一個極好的後路麼？下流的人，你能把那鄭重的記念去賣掉，也許將來你會賣到你的情愛，也許你會賣到你的靈魂，祇要你受不住壓迫的時候，你便什麼都會做了。就是世界上最卑污的事情，你也許有勇氣去嘗試了。於是我低低的喊道：

「倘使你立於旁觀的地位，你將怎樣批評做這件事的人！你可要輕視他而婉惜他？你，到底怎樣呢……」

——完——



諺語考

余康齡



不佞 寡人不佞。「左傳」

火速 柴門近日多來客。火速移牀待孝先。「李俊民詩」

灑落 高志灑落。「江淹文」

下流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

潑皮 有新附軍人。結連惡少潑皮。為害尤甚。「元典章」

無賴 始大人常以臣無賴。「史記高祖紀」

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

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老學庵筆記」

游手 鄉無游手。邑不廢時。「晉書」

充斥 寇盜充斥。「左傳」

冒昧 抑絕虞冒昧。「劉宰詩」

兜攬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為己。「楊慈湖遺書」

價願 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價所願焉。「韓愈文」

優待 少力學自奮。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宋史王嗣宗傳」

賣弄 盛修第舍。賣弄威福。「後漢書楊震傳」

趨時 變通者。趨時者也。「易」



賊學博士

勁風

未歸。速來叭喲山尋我。」

第一天，竟平平安安的過去了。劉財主除將那十萬鈔票安置之後，又爲我設了一張牀，放在三小姐的臥室門口。我坐守一天，頗覺疲倦。到了晚上，劉財主回來同我談了幾句話，蒙他的好意，命那位年青的傭人來輪替我守夜。這一夜倒也無事而過。我想過了一天，擔子便減輕一天，心下也安了一點。但望賊人在這三天之內，不要進攻纔好。然一想賊人信上明明說三天之內，必定前來，那麼，事情仍是吃緊得很啦。十萬元的鈔票，完全在我職守之內，那是如何的可怕啊。

第二天上午，依舊平安過去了。

(下) 博士結案

第二天清早，我就跑到劉財主家裏，大約他們全府上只有劉財主一人起了牀。我會見劉財主便將博士的信遞給他。財主看畢，立刻遞給我。那信上寫道：「……尊府四周俱有人看守。一切都可照匪黨要求辦

理。否則恐於足下本身不利。吾已定計，在三日內捉獲全黨。其餘諸事。有吾副手華生擔任。一切供給。不必過豐。……」我看畢這信，立刻將博士給我的錦囊拆開，只見上面寫着道：「三日內不可離劉府一步。匪來可鳴鎗一響。除本屋主人外。無論何人。不許進入肇事臥房。三日之後。如吾

劉財主差人拿兩種報紙來，讓我消遣。博士的那段記事，果然登上了。吃過午飯，剛躺在牀上看報紙，忽聽見樓下一陣騷亂。我驚得直跳了起來，連忙將手鎗抓在手中。諸君，說老實話，叫我一個當三等醫生的人，拿着這種什物與羣匪對壘，可有些害怕呀。但是吃飯要緊，沒法兒，也只得拿性命拚一下玩咧。好在博士叫我鳴鎗一響，其中必有道理；且等到十分緊急的當兒再說。

我緊貼牆壁站着，靜靜守候，只聽見一陣脚步聲和男女說話聲，漸漸紛擾起來，其中還似乎夾着有哭泣聲。不到三分鐘，忽見那位青年備人，慌忙火急的奔了來，高聲亂嚷道：

「事體完結了……事體完結了！我忙問道：『怎麼樣了？』」他道：「三小姐回來了；不是事體完結了麼？」果然聽見一行婦人擁着一位很時髦的女子，一壁說話，一壁走了過來。只見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婦人，上前來對我說道：「這位就是偵探先生麼……我們小姐回來了。前兩天伊是到蘇州朋友家裏去了。因為我們沒有起牀，所以不曾對我說起……先生，很對不起你。」三小姐微笑着說道：「我還不知道出了這大事情，我記得在蘇州明明發過一封信回來的呢。」說畢，又對我微笑了一下。

讀者諸君，我雖是一個不夠資

格的小醫生，但活了這一把年紀，吃了這多飯，多少總應該有點見識咧。我聽了他們的話，見那一羣人馬上就要擁進房去，我便用手攔住道：「對不起諸位小姐太太們，我奉了主人的命，看守這間房門，現在既是三小姐同來了，我本應該讓開，不過我還有點疑惑的地方，要請問小姐太太們，說明之後，我纔可以讓諸君自由。」三小姐一聽這話，不覺玉容一變，很有生氣的樣兒。內中有一位似高等女僕似的婦人發話道：「什麼道理，強賓不壓主，你這先生怎麼不讓我們進自己的房？」三小姐立刻止住那婦人道：「我們不要難為這位先生，」又對我說道：「不過先生

有什麼疑惑的事，請說出來罷。」

我連忙點着頭兒說道：「小姐

是讀書明理的人，別的事我不敢問，

只請問小姐那封恐嚇信，又是從那

裏來的呢？」三小姐聽了這話，不覺

嘆喲一笑，瞧着同立在一起的一位

女子說道：「這都是令弟做的好事

呀……我不管，你替我申明罷，如今

鬧的世界都曉得了。」那同站一起

的女子，也生得非常整齊，頭上束着

粉紅色的緞帶，比三小姐略高這麼

二三寸，一隻手牽着三小姐，一隻手

拿手巾握住口，只是憨笑。那位像老

太太的老婦人便催促道：「說呀：

……阿三，還是你說罷，你的朋友見了

我們都不大說話呢，伊還肯說麼？」

三小姐於是纔開口說道：「先生，對

不起，這是我朋友的兄弟做的事。前

天他來接我的時候，本是他先走，我

後走的，不知我怎麼沒看見那信：

……他是一個愛玩笑的人，年紀輕，不

知利害，先生想想，強盜那有這好說

話；叫拿鈔票放在本人抽斗內的呢？

……」又對伊的朋友說道：「你也

要管教他纔對呢。」

我見諸事都弄明白了，這裏似

乎無我護守的必要，便對他們點頭

告辭。剛一轉身，忽然想起劉財主不

在家，何不叫他們老太太請他回來

一次，我好當面交卸擔子？想着便回

身對他們老太太將此意說明。老太

太說，這事容易辦，立刻便吩咐一個

叫高媽的女僕道：「你去打電話給

老爺，說三小姐回來了。」那高媽便

就三小姐房裏的電話，搖了出去，說

了幾句話，便高聲嚷道：「請偵探先

生聽電話。」當下我便搶了進去。聽

見劉財主的聲音，對我說道：「先生，

很對不起，所有酬勞請博士開賬過

來，鄙人照付，並且重謝，對不住得

很。」

一天的風雲，到此都算清朗了。

那麼，現在第一步就是回事務所去

再說啦。我一邊走，一邊想道：「博士

不是見鬼麼。明明一場笑話，他却當

一件真案去辦。看他辦什麼，看他拿

什麼來交案。也不知他跑到那裏去

了，還要明天纔能回來呢。」如此想

着，不知不覺，便到了事務所。

第二天一天，也就是如此過去了。我除了看報吃飯外，就是睡覺。我心裏想，偵探這行職業，倒好耍子；忙起來忙，閒起來閒；只不過有時候太危險了些兒罷了。我又想到博士這人頗有些奇怪；別的人到外國留學，目的大半是做官發財，做偉人。他却揀這冒險的玩意兒來幹。這種思潮在我腦中轉去轉來，簡直不得停止。後來又想到我本身的問題了。想我這等不三不四的人物，今日却得了這麼一個好吃飯的位置，豈非幸運？倘若上天默佑，使我遇事得手，這碗飯可吃得長了呀。過了三年五載，鬧着了一個私家偵探的名兒，也可混

下去了咧。

如此想去想來，不知什麼時候竟睡熟了。再睜開眼睛一瞧，已是日上三竿，博士却沒有回來。我心裏想，博士不是說三天之內必定回來麼？今天已是第四天，他還沒有回來，不要是出了什麼岔子吧！他的錦囊上明明說着，如若三天未回，就叫我到叭喙山去尋他，我可免不了要去走一遭了。但又想道，這叭喙山在什麼地方呢？我生長本地二十餘年，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地名。記得博士說要出門一趟，那麼，這叭喙山必定不在本埠。但這叭喙山又在什麼地方呢？我身邊並無一錢，叫我怎麼出門去尋他，這不是一着難棋麼？

一會送報的來了，我便趕緊將廣告雜件瞧了一過，因恐有什麼消息可尋的緣故，但瞧去瞧來，並尋不着什麼。及至瞧到本埠新聞上，有幾個字陡然跳入我的眼簾，乃是「詭奇之綁票案」幾個大字；接着又有兩行小字道：「神出鬼沒，費人思索」下面的正文記着道：

擄人勒贖之事。本埠日有所聞。擾亂地方治安。為害匪輕。其行徑之詭密。令人莫從探測。而其舉動之強暴。撕票之慘酷。令人不勝髮指。乃不意近昨出一勒贖案。其神奇處。較之尋常案件。妙過百倍。而行徑之文明。舉動之靈妙滑稽。則有出人意想之

外者。茲一一述之。本埠有著名之富翁。生有子女數人。然怪吝異常。其第三女公子。日前忽爲匪人擄去。申言須現用鈔票十萬元。某富翁得訊之下。不勝氣苦。某翁平日對待子女。雖錢財上管轄甚嚴。然又溺愛之甚。故聞三女被綁消息。心痛異常。然欲出十萬元贖費。又有所不捨。故當日即走報警局。又聘請某大私家偵探。雙路並進。該匪等之要求雖巨。然更奇特。蓋限令某富翁將十萬巨款。置於其三女鏡臺抽斗內。三日之內。準來領取云。於是警局特派便衣偵探數輩。日夜在某富翁住屋左

近梭巡。而私家偵探。則特派其副手某。日夜在富翁家中守護。不意其第二日。富翁之三女公子。忽而翩然歸來。尙偕其同學某女士爲證。聲明係至其友家小住。勒贖函件。係其友之弟某遊戲之舉云。某翁得此信。立往警局取消前案。又謝辭某私家偵探副手。本案至此暫歸一大段落。而是日午後。則奇峯陡起。蓋富翁公餘歸來之時。忽聞家人報告。謂其三女公子及其同學。忽又同時失蹤。並十萬現款。及貴重手飾等項。一並被劫。據其傭婦某之報告。謂其三小姐確於歸來之一小時後。與其同

學出外。聲言送其同學上火車。一小時即可回家。又謂三小姐係與其同學友挽手而行。其同學僅手攜一尺餘闊之小皮篋。並云其後回憶。似覺小姐有慘痛之色。於是則圍家人等。皆謂三小姐之同學。必係匪類串通。強押三小姐以去。此案至此。又告一段落。當晚。某富翁正欲走報警局。忽僕人某呈上一函。謂有急足送至。富翁乃拆讀之。函云。「父親大人賜鑒。敬稟者。女現已得十萬巨資。可以自立生活。隨心所欲矣。女此次所爲。對於父親一方面似有未盡然之處。其實則光明正當。此十萬元

現款。父親只當給女兒一筆粧奩可也。然若不設此法，恐爲數必不若是之巨。且婚姻上必有阻礙。現女已與女婿正式成婚。明日將同乘船至外洋留學。學成歸來，再向父親求恕。望父母及兄弟姊妹，切勿爲念。女長華跪稟。又及者，望大人切勿聲張此事。否則恐累及女爲刑事犯也。」本記者得此新聞資料之後，又極力從各方面探聽，乃得其事之始末。今並記之。先是某翁之三小姐，在交際場上，得一情人。其人一大學學生也。然家僅中資。與某翁家產相較，不啻天壤。二人愛情既篤，遂有白首

之約。然三小姐鑑於其二姐婚事之不自由，遂與其情人擊劃此計。其入手之第一步，乃使其情人，扮作同學，時相往來。使家人不疑。於是而實行其計劃。噫！綁票之案多矣。乃未聞其風流奇妙有如是者。慳吝富翁之有子女者，可不慎諸。

我看了這段記事，不覺驚得跳了起來。諸君，我並非因這案件吃驚，所驚的乃是博士的失蹤呢。這件案子如果是如此的，那麼，博士又到那裏去了呢？這是一大驚。還有小驚；劉財主既是吃了這麼一大虧，我們又沒得着什麼成績，那筆偵探費眼望是無着落的了。博士既無進項，我這

六
靠他吃飯的人，未免太危險了。哪。這麼大小兩驚，簡直將我驚住了。

我正驚得神魂出竅的當兒，忽見那位小和尚拿了一封信進來，說郵差等在外面要五枚銅元。我一聽信封，原來是罰的本埠欠資，當下便叫小和尚代付了五枚銅元。我急忙拆開信一看，原來是博士的大筆，寫道：「華生，別來無恙？如念故情，請速來，喚山相救。小和尚處尚有數十元，可支持月餘開銷。如念故情，請速來援手。後當重報。」我又將信封後面瞧着，却尋不出發信地址，兩面都寫着幾個小字：「仁人君子，拾得此信。請代投郵。積德不淺。」

這封信簡直叫我莫明其妙。反

覆聽了數十遍，愈聽愈迷糊了。諸君高明，請替我想想看。這叭喙山究竟是什麼所在？博士信中又如何用那種哀告的口氣？這信何以如此付郵？博士本是出去探案，案情既已明白，無可偵探，博士却又如何爲人所陷？種種的疑問，毫無理解餘地。

我心下又是憂急，又是煩惱，想去想來，總得不着一個要領。後來忽然想起一條主意：我想我何不追遡這投信的地址，到這投信的所在左近去打聽，或者可以得點蹤跡。喜得那發信處的圖章，很是清楚。我仔細一瞧，見是本日上午六時寄發，發信處是一百二十六號分局。我得了這點線索，當下便問小和尚支了五元

現洋；如今沒有洋錢不能辦事，諸君都是知道的啦。我拿了錢便帶着那信一直奔到郵務總局。仔細一問，纔知道這一百二十六號分局在南城某街。我一氣又奔到南城分局。只見這局甚小，只有一位郵差。我走進去同這位郵差打了個招呼，請他吃了一枝香煙，便取出那信來說道：「對不住，我有一點小事要請問；不知這封信可是由貴局寄發的？」

這位郵差一見這信，便現出一種奇異的樣兒說道：「不錯，這信是我昨天晚上拾着的。一共拾着兩封。今天早晨又拾着兩封。」說着便隨手在櫃臺裏面拿出三封同樣的信來說道：「我因是同樣的信，故此只

寄了一封欠資。」我聽了這話，不覺驚喜過望，趕忙問道：「朋友，無巧不巧，正遇着你。我正是要來探明這發信的人。對不住，你可肯指點我拾得這信的所在？」我說着又取出一枝香煙奉上。這位郵差爲人很好，當下便很客氣的說道：「這算什麼。這幾封信都是在「留養院」牆邊拾着的；朝東走轉第三條街，那所頂大的外國院落便是「留養院。」

我得了這個地點，立刻飛奔出局，到了第三條街。這條街極其冷靜，行人絕稀。走了不到幾步，果然看見一箭路外有一所很大的院門，院中有很高大的洋房。我心下忖道：「博士一定是陷在這裏面的了。我暫且

先預備一下，再來進行。像博士那樣精明的人，都吃捉了，何況是我？如此想着，便裝着走路的人，一直走了過去。側眼一瞧，只見那門有一扇是開着的。我又繞着院牆走去，這院牆很高，外邊一帶都是荒場。走了不多遠，忽然瞥見地上又有一個同樣的信殼。我前後一瞧，見沒有人來，便拾了起來，拆開一看，裏面仍是同那封信一樣寫法。足證博士一定是陷在這裏面無疑了。我繞了一個圈子，又到了大門口。這次放大了膽子，在這門口停了一下。但不敢多耽擱，便又朝前走了去。我很希望這時候，能碰見一個本處居住的人，問問這所院落

第三次我又到了這院落門口。這次我走得最近。我正偷着向門內窺看的當兒，忽見門左閃出一個健碩的老人。諸君，這是要緊關頭啦。我只得裝着沒事兒似的，自言自語道：「可恨他地址也不寫清楚，白叫我尋了一天。」說着便腳下放了暗勁活動起來了。剛走了沒兩步，只見那老人趕了出來，喊着道：「先生，你要找什麼地方，不妨告訴我，或者我可以相幫相幫。」我見那老人雖無惡意，而且我這時候萬不能露着驚慌的神氣，當下便轉身帶笑問道：「請問老先生，我有一個親戚，新搬到此處，第三條街第五十一號，不知是那裏。」老頭子想了一想道：「這五十

一號倒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呢。我們這裏一向不說號頭，只說某家或第幾家。因這一帶都是大房屋，一共也不過這麼二十來家。譬如我們這裏便是「留養院。」

我見這老頭很好說話，當下便仗着膽子問道：「請問老先生，不知這裏附近可有什麼叭嗙山麼？」我問了這話，又覺失悔，嗔怨自己不應該這麼膽大；但話已經說出了口，收回也來不及了咧。

老頭兒聽了這話，很詫異似的瞧着我道：「先生問這話有什麼用？」我裝出不在意的樣兒的說道：「我似乎聽見有人說這附近地方有這麼一個地名，這地方很好玩。」

老頭兒道：「你是聽見什麼樣的人說的？」

我連忙回道：「不記得了……」

大約是一個外國人說的吧。」

老頭兒側着頭想着，我乘機便遞一枝香煙給他。他笑着搖頭說道：「我們這裏不許吃煙，先生請自用罷。不過先生剛才說的那外國人，是個什麼樣。你若記得一點，我便可以告訴你。」

我心下想道：「怎麼辦呢？倘若將博士的樣兒說出來，他必定知道我是博士一路的。若是不說，又失了偵探的機會。」如此想了一會兒，纔說道：「老先生，我記起來了。這話是一個別人說給我聽的，他說那外國

人好像是一個偵探。」我捏着一把汗，靜待他的答覆。

老頭兒聽了我的話，囁咕着道：

「是他麼？或者不是；或者是的。」一

會兒忽地瞧着我哈哈大笑的說道：

「對啦對啦，先生可是某某醫生？」

說着不由分說，便抓住我的手拖着

道：「進來坐坐罷，你來得正好。」

這一下可把我嚇壞了。我想既

被他抓住，逃也無益，不如隨他進去

再作道理。老人將我帶進一間小房

內，指一把椅子給我坐着道：「這是

我的小住室，先生不嫌髒麼？讓老

頭子倒一杯茶來奉客罷。」我瞧瞧

這味道，簡直不是什麼作奸犯科的

口氣；心上的塊石頭，不禁放下了

一半。

老頭兒自己坐定，纔笑容滿面

的對我說道：「先生繞圈子說話，所

以把老頭子弄糊塗了。你要是直接

到我這裏來問某某大偵探，我可早

請你進來坐了咧。」我簡直不能開

口，也不敢亂說，只好睜着狂眼瞧着

老頭兒。

老頭兒又接着說道：「你自然

是那位醫生了。除此以外，絕沒有人

來尋這吠喙山的。不過你老兄還未

必知道他的底細呢。我說給你聽罷。

他是我們這裏二十四房中住着的。

前三四星期不知怎麼走了。我們四

處打聽，都沒打聽着。他是一個很富

人家的子弟，並且也到外國讀過書；

人極聰明。聽說到了畢業的那年，用心過度，就生了一場大病。這裏家裏得了信，就打電報匯錢給醫生，等病好了，就逼着他回來。他一回來，便終日鬱鬱的茶飯不思，逢人只是歎氣，說他沒有得着什麼博士學位！」

老頭子說到這裏，便呷了一口茶，搖頭歎息着說道：「後來他就瘋了！」

我聽了這句話，如同觸了電似的問着老人道：「瘋了麼？」

老人點頭兒答道：「不錯，瘋了。」

只是他瘋得與人有些不同。他並不胡說亂來；只不過所做的事與常人有些不同罷了。他瘋了之後，他的父親便將他送到這裏來，只望慢慢可

以修養復原。他進院已經有一年了，

他仍舊是如此。他在院中比較別人要自由多了。他平日見了人，只說他是什麼大偵探福爾摩斯。還叫他家裏的人替他買了許多橡皮呀，膠水呀，等等東西；他拿這些東西做成一個外國人的臉殼，終日套在頭臉上。他常對我說，別的博士得不着，這個博士是別人搶不去。他又常常問我道：「我是博士你知道麼？你看得起我麼？」唉……」

我聽到這裏，心上不禁一陣難過，復又追問老人道：「他現在還在裏面麼？」

老人點頭說道：「前天他家的人，又將他送進來了。聽說他是回去

要求什麼開辦偵探大學的經費吧。

……他一進來，便對我說道：「老爸——這是他常日稱呼我的——他說：「老爸，我託你一樣事，過一兩天一定有一個朋友要來找我，的你帶他進來瞧我一面罷。——他是找叭嗶山，他是一個醫生……記得麼？」我當時聽了這些話，也不在意，以為他不過是句瘋話罷，那裏知道你先生今天果然來了。他可是想念你得緊呢；剛才我進去他還問了好幾次咧！」

我聽了老人的話，心下一酸，眼淚不禁落下來了。想不到世界如此炎涼，竟還有這麼一個人——一個瘋人能想念我！老人見我流淚，愈加

歎息不已；問我要去看他麼？

一會兒，我們到了第二十四號房門口，門楣上橫寫三個大字「臥隄山」，據說是他自己題的，不知含着什麼意思。老頭子說道：「別的房子，外面都要上鎖，只有他的不鎖；說着便輕輕叩門喊道：『福爾斯，福爾斯，博士，你的朋友來了。』」一邊說着，一邊便將門輕輕轉開，又囑咐我不要大聲說話。

門一開，便見他在裏層欄內，張着狂眼向我們瞧着。他一見了是我，

自然認識，便大聲喊道：「華生，是你麼？是你麼？……快來，老友，快來救我呀……」我聽了這種悽厲的呼聲，

不覺遍體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人見我如此，以為我害怕，說道：「有我在這裏，先生不用害怕。」我搖搖頭，只說不出一句話來。老人便帶着我輕輕退出，將門關上，我們走了好遠，還聽見他喊着道：「救我啊，救我啊，華生！」

我臨走的當兒，對老頭兒說道：「我此後如若走得動，我想每天來

看他一次，不知可以麼？」老人見我還含着眼淚，便點頭道：「這是很可

以的，不過希望你常來纔好呢！」我不則聲，轉身便走了。第二天我便將小和尙打發走了，又將家具託人賣去，房子也退了租；自此便一面弄點病人生意，一邊常常去看我的賊學博士。聽醫生說，他這病根不算深，一二年後，或者有復原的希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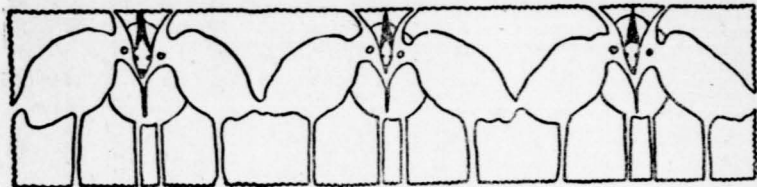
捧腹談

秋

A：「你爲什麼將我的秘密對人說了！」

B：「我因爲我一個人恐怕不夠保守你的秘密，所以對一個能保守秘密的人說了，請他一塊兒保守呢。」

完



破膽錄

胡丹冰

里成鄧氏。以扁鵲聞於江淮。一日。門外河畔。泊一汽艇。有僕持刺入。並具重金。請鄧出診。鄧允之。入艇時。已昏夜。直駛太湖中。久久不至。鄧深疑詫。僕以情告。曰。大王母病。耳先生名。故來相邀。鄧某始恍然。惟以隻身入虎穴。今難脫身。聽天而已。既至。天已將曉。湖水浩蕩。旁負一山。峯巒起伏。行數里。有小輿來迎。又不知若干里。歷數村落。至一廟。廟宇巍峨。氣象不凡。鄧出輿。僕曰。此即大王寨也。乃引鄧入廊。少憩。僕來曰。大王有請。速隨余入。鄧蠕蠕而行。迴旋曲折。始抵內室。盜王迎階下。執禮甚恭。惟狀猛凶。非善良輩。談片刻。引鄧視疾。勢已垂危。然不敢言也。診脈畢。盜令鄧另居一室。飲食無缺。室四面皆鐵柵。恐遁耳。鄧自分必死。心焦如灰。忽聞隔壁有吟呻聲。鄧自壁隙窺之。則數醫者。縛於柱。相對淒然。方自危間。盜來催方。鄧駭極。誤書人參爲人心付之。覺已不及。少頃。又聞隔壁有哀號者。視之。則盜方剖取人心。鄧觀此。驚駭踏地。後藥下。疾竟愈。越數日。病已霍然。盜乃釋鄧出。贈以金帛。鄧念人心之誤。傷人性命。今盜疾雖瘳。罪孽殊深。乃叩盜王。願以金帛。殮已死而釋生者。盜許之。乃復於黑夜送鄧歸。鄧自受此驚。一病幾危。及愈。遂遷僻鄉。不再懸壺焉。



古城得寶錄卷上 (四) 天游

第十二回 悲身世女祭師尋仇 耽宴安英貴族就逮

太山這幾天逍遙自在的在這一部非洲行獵，心無挂礙，各處獸類又多，很是舒服。不知道同時有一大隊相貌猙獰之人，在各處找他。這夥人總數有五十一人。五十個都是長得凶惡，渾身生毛，彎腿的人。他們的軍器，是刀同大頭棍。還有一個他們的領袖，是個半裸體的美貌女子。正是渥泊太陽宮中女祭師蘭溫，同他手下最驍勇的五十名教徒。此番出境，隨緝劫奪聖刀之人的。蘭溫因為國中無事，從前向來沒有出過渥泊一步。現在爲着失了聖刀，不得已只得帶着手下人出來尋找。講到這柄



刀的來歷，據說還是幾千年以前，那個沈沒在大西洋之

中部的，得到一處絕大的金礦，就在金礦附近，締造這渥泊

中的民族所鑄的。向來遺傳在太陽宮女祭師手中。那蘭

古國。遺黎過少，女祭師深怕文明裔，因此中斷，只得允許他們同替他作工的

渥遠祖母，就是女祭師。歷代相傳，視為鴻寶。他們渥泊人

的奴隸通婚。這些工人都是非洲土着，向來同巨猿

看這柄刀，比英國的王室珍寶還重。一旦給人劫去，那種

通婚媾的血，髓中含着一部份巨猿血脈。這樣一來，

恐慌，那種發怒，就是英王失了傳家之寶，也不過如此。渥

渥泊的人民，幾傳以後，變成目前這種半人半獸的

泊人的遠祖，建國大西洋原有的大陸之上。也是很文明的

形狀。不過幾個貴胄，一到選擇婚配，比普通人嚴厲

的民族。國中一般也有絕大的城鎮。物產豐富，商業繁盛。不

一些。一則得天獨厚。所以可以保守原有純粹血統。

幸陷入大洋之中。城郭人民，悉陷澤國。只剩蘭渥遠祖女

祭師，攜着這柄聖刀，帶着數十遺黎，流落非洲。在這非洲

有變更過的。一脈相傳，直到蘭渥。蘭渥深恨太山。對於太

山



子 女 貌 美 的 體 軀 半 個 是 種 領 的 們 他 個 一 有 選

山輕視他的宗教之仇，最使蘭瀝痛心的，就是他個人受太山的輕視。他的愛太山完全出於真忱。不料兩次移船就岸，去湊太山。兩次受他很輕蔑的拒絕。論到姿首，蘭瀝丰姿也可稱上選。不但古代美人中，無此麗質。就是同近世歐美社會之花比並，也不弱於人。蘭瀝自己也是知道。所以自視很高。未見太山以前，目中所見，就只有那些半人半獸的教徒。深知要保存自己一脈，只有同他們通婚一法。看了那種形狀，很是鄙薄。心中雖是如此，明知非偶，既沒有相當之人，也只能降格相求。不過在渥泊遺黎中，有一段先世遺傳下來的神話。從這神話中看來，宇宙間像天神似的男子很多。明知不甚可信，蘭瀝還日夜希望這種人來。那些黑種人常來襲擊渥泊，比較上似乎比渥泊土人好些。卻因他們是渥泊的仇人，蘭瀝不肯引狼入室。他只記得神話中所說的人，是同自己同種，知道非洲中部，有這遺黎，特地帶着奴隸，來救他們回國的。第一次太山來，蘭瀝不但深幸神話有了效驗，還發生了極

熱烈的愛情。這種愛情，是心底裏發出來的。設或要蘭瀝遵照國中舊俗，同宗教上血統上，應盡之責。要他嫁給那些教徒。在蘭瀝這一方面，是萬萬生不出愛情來的。從他遠祖至今，一千多世，都是這般為國犧牲之人。他從小受遺傳，也是冷峻非常。承襲女祭司以後，更是冷淡。這也難怪他。年齡年長一年，眼看着去犧牲之期日近，怎樣可以教這丰姿絕世，冰雪聰明的女子，不悲傷呢？天幸遇見了太山，頓時把一千多世潛伏着的愛情，向太山身上傾注上去。誰知太山將他兩次屏棄。這一氣氣得他切齒痛恨。招集手下勇悍之士，宣佈了太山許多罪狀。鼓勵士氣。大家都答應替宗教上洗此奇辱。臨行還把應行注意之點，布告大眾。他的意思，對於韋坡還好，雖是聖刀是握在他手中，出渥泊的。這柄聖刀，卻並非是韋坡親自在女祭司手中搶去的。其罪尚輕。若是拿到之後，只把他殺了，就可以結案。不過他是個從犯，並不一定要拿他。只有太山卻饒他不得，他從女祭司手中刳取聖刀，還敢用手侵犯

太陽宮女祭司身體，同刦取供獻日神的祭品，這三件罪，都是彌天大罪。有一件就足以定他死罪。有了三件，非得將他拿住，細細的收拾他，使他慢慢氣絕，受一些苦纔好。

他雖是沒有臨過戰陣，賦性聰穎，比他部下的人獸，都來得強。因為自己不幸生在渥泊，不能得到相當的配偶，很輕視那些形狀猥瑣的部下。治軍很嚴。晚間必得教部下

大衆聽了當然是領命的。他們出征卻很是艱辛。森林中是向未來過的，平常大家都是不輕出國門的，



大 家 擡 頭 看 去 果 然 太 山 在 睡 中

替他建築極堅固的營寨。寨前生下極旺的火堆，以防野獸闖入。到走得困乏

幸虧有三只巨猿同行，沿路偵探太山章坡的蹤跡，很是出力。這一次出征，因為追索聖刀，蘭瀝親作主帥。宣傳號令，選擇屯駐之所，同幾時休息，幾時出發，都由蘭瀝指揮。

起來，要他們製造肩輿，擡了他走。他的部下在國中是教徒，出外是軍人，對於他這種對待奴隸般的手段，卻非常樂從。凡有使令，沒有一次違拗的。這也由乎大家看待蘭

瀋，簡直當他是個女神。羨慕他的姿色，希望他下嫁。所以

聽候巨猿回來報告。果然不多一回，巨猿旋風似的，從前

一些沒有怨望。走了幾天，

都由巨猿在前面，偵查太

山們的去跡，作為嚮導。前

面如有危險，立刻回來報

告。有一天正午時分，大隊

正在那裏扎下來休息。全

隊之人，爲着跋涉長途，異

常辛苦，一個個躺在地下

打盹。忽然有一個巨猿，昂

起頭來向上風頭嗅了一

嗅，叮囑大家，不要作聲，輕

輕縱上樹去。向上風頭飛

也似去了。蘭瀋知道必有

緣故，傳令整隊。教士一齊

握着軍器起來，站在一處，



一到地下十五個教徒一齊上打斷去

面樹上縱回來。直到蘭

瀋面前。用渥泊通用的

猿語報告。指着前面道：

「那個大白猿，睡在前

邊樹上。快隨我去殺他

去。」蘭瀋聽了，用很冷

淡的口音吩咐道：「不

許殺他。好好給我去把

大白猿拿來。不許傷他

一膚一髮。復仇是蘭瀋

的職守。」說着，指揮那

些教徒，教他們火速前

往，不許呼哨。那些教徒

領命，跟着巨猿前進，到

了一處，那引路的巨猿，

向樹上一指，大家擡頭看去，果然太山睡在樹中。雖是睡着，一只手還緊緊握住一株樹枝，一條很健壯的褐色腿，勾住樹幹。他吃飽了，睡得很熟。夢中一般也夢見獅子，野豬，同森林中別種動物，一些不知道有什麼危險之事發生。也沒有知道樹下有許多渥泊教徒守候。樹上有三只巨猿預備襲擊他。直到那三只巨猿撲上去，把他從樹上

打下地去，他纔醒來，一到地下，五十個教徒一齊上去厮打。頃刻之間，他的身子已入漩渦。雖是拚命抵抗，究竟衆寡懸殊。不多一回已給他們拖翻地下。那些教徒雖是佔了優勝。卻沒有一個不給太山教訓一次。不是受他一拳，就是至少也受他一腿。

——待續——

隱語

淵若

〔老鼠扒秤鉤〕

自稱

〔泥水匠招手〕

耍吐（與土同言欲作嘔也）

〔賊伯伯走夜路〕

假忙

〔拐杖做吹火筒〕

不通

〔雙子的耳朵〕

擺飾（即裝飾品也）

〔棉被窠裏瞬眼睛〕

自欺

〔老太婆張嘴〕

一望無涯（與牙同）

〔尼姑買木梳〕

無用

〔老和尚夢着迎嫁粧〕

今生休想

〔二百錢開當舖〕

周旋不轉

正 是 余 自 觀 面 容 較 之 服 用 清 導 丸 後 大 相 懸 殊 矣



閣 下 自 己 之 狀 態

乃是閣下最大產業之份子也無論男女若患
 有大便秘結之舊症則肝經失調體態難期美
 觀且自覺不舒適矣面現紅瘰瘰疹氣色黃萎
 枯澁以致在社會上應酬營業歡迎者絕少彼
 等曷不使腸胃有序即需服用紅色清導丸
 可也蓋此丸有微利平肝能令
 腸胃清潔大便有序數次試服
 清導丸之後即覺大便有序身
 體爽適可免疾病頭痛口臭
 且免痢疾腹痛瀉之虞能減痔症
 痛苦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
 者均有出售或直寄上海江西
 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郵
 票大洋六角原班郵奉清導丸
 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

內名醫康健談一書乃是奉送衛
 生小書為人人所當閱之也
 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填寫詳細姓名住
 址寄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原班郵送一本決不食言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
 美國貨



4320(11)

商務
印書館
自製

式樣
精緻

紙質
純潔

中西式信牋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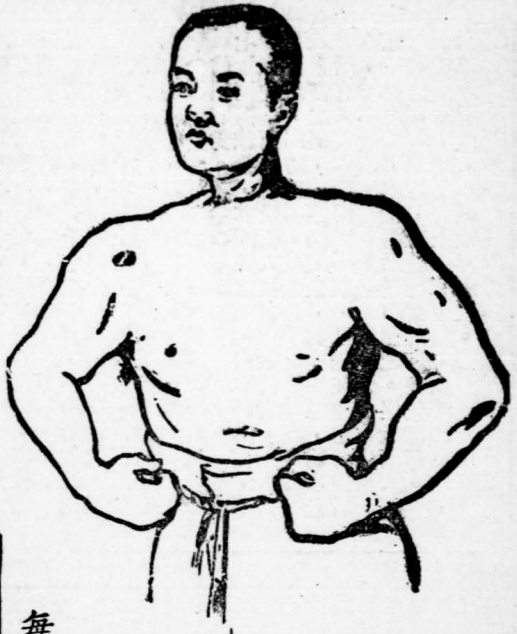
中式信牋已出寬長方十六種小長方二十餘種此外斗方條牋統行均無不備每種有海月羅地生貢毛邊之分信封大小悉備

西式信牋信封選用外國上等紙張光潔鮮美無滯墨之弊式樣繁多大小悉備定價尤為低廉

印文房用品目錄承索即寄

信牋信封為日用必需之品近世人事日繁需用更殷本館特向外洋定購製造信封機器多架無論中式西式或大或小均能製造並可隨時加印中西文字倘荷定製無任歡迎

兜安氏補藥片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每瓶洋一元二角 每打洋十二元

面黃唇白肌瘦胃
呆少神乏力乃貧
血致之此片功專
補血補氣開胃健
脾長筋骨活血絡
有變弱爲強之功